



勉菴集 二十

共二十三

~16
2374
20



門
號 2374
卷 23-20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目錄

行狀

大司憲西坡柳公事狀

錦梅崔公行狀

宣傳官 贈兵曹參判金公行狀

宣傳官金公行狀

囂囂堂李公行狀

芝亭李公行狀

府使 贈禮曹判書仙舟郭公行狀

處士宋君行狀



松潭金公行狀

全溪梁公行狀

成均生員聊爾李公行狀

瓶菴李公行狀

同中樞丹溪柳公行狀

松蔭齋朴公行狀

聽溪堂黃公事狀

節婦孺人朔寧崔氏事狀

通德卽卞公行狀

槐園先生李公行狀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行狀

大司憲西坡柳公事狀

公諱軒字伯輿號西坡柳氏系出文化高麗大丞車
 達寔為鼻祖歷文簡文正至 本朝有諱曼殊官左
 相即公高祖曾祖諱原之同樞 贈判書祖諱洽縣
 令考諱自滑文科監察 莊陵遜位遜跡空門以自
 靖號西山陶菴李文正銘其碣有七子公居第四生
 而稟質正直氣字端亮早從佔畢齋全先生學當西
 山公入山也公與仲兄文陽君輕欲往從之西山公



不可曰吾雖棄於世汝等何可同我強之使仕弘
治己酉文科歷啟三司至大司憲錄清白吏 成宗
辛亥與仲氏關西伯從都元帥許琮討平婆渚野人
於高山里錄原從勲燕山亂政以直諫杖流濟州未
幾命賜自盡 中廟丙寅復官 賜祭謚文簡配光
山金氏縣監圭瑞女生子繼先監司孫琬縣令噫公
以忠孝名閎早年釋褐歷遍華要入告出宣忠言嘉
猷應有可述顧文獻斷爛有同杞宋無徵者為可恨
然為國盡忠至誠惻怛不拂乎愛之理而無怨惡悔
吝之意則可彷彿其萬一抑無愧為西山公肖子也
后孫寅爽謹慎好學訪不佞于青城山中示以家傳
要叙次為文余不敢以病廢辭塗乙如右庸俟博古
君子裁擇而取舍焉

錦梅崔公行狀

公諱鳳煥字岐瑞錦梅其號也慶州之崔自新羅侍
郎文昌侯諱致遠始歷世簪纓八我 朝有諱通溫
水監務 贈漢城判尹有四子仲諱有良副正曾孫
諱淑生議政府左贊成列己卯黨籍世稱虛齋先生
五傳至諱時遇文科牧使光海讐 母以上舍生同
趙公漫疏論爾瞻等罪狀是九世以上 贈教官尚

奎曰宗鉉曰潤璋曰國休高曾祖禰俱以行義聞著外祖僉樞咸平李儒恒公生而岐嶷容貌粹然四歲丁父艱及長能自厲習公車業較藝庠塾衆皆歛社奉備慈三十餘年恒怡愉承順養極志物值喪哀毀盡制三年內日必省墳不以風雨或廢李公會九其婦翁也師事莘西李先生論議之際辨持不苟公心焉悅服雖幹蠱靡暇不甚專意此事而其於公私大小華夷人獸之別得力爲多嘗以蚤孤不及父顏爲至痛平生盥而不巾居獨處衆恒如有不豫色然衣服器用務從朴素雖塵凝滿室壁穿來風不以經心

對子弟惓惓言孝悌忠信一切聲色財利之說未嘗出諸口祖母趙夫人多就養於叔父匠郎公所地且近十里每冠帶定省不敢自暇及喪年雖衰境執禮不懈已丑正月十九日其覽揆之辰一室長幼咸萃乃言為人子一服斬衰有生所同我獨不能真天壤間罪首也因涕泣漣如享年七十而以戊戌九月干支卒于寢訃車所及莫不嗟歎曰善人逝矣墓抱川外北面高逸里七月峴北麓丁坐之原夫人李氏籍全州考即會九李氏籍禮安考殷植男載斗娶水原白氏監役世基女孫赫鎮今八歲公軀幹傾偉聲音

洪大沉重簡默喜愠不形真率坦夷表裏洞然望之
儼然知其為長德君子酒戶甚寬文場讌集輒滿酌
不辭興至則或吟哦慷慨輸出性情凡世間榮辱得
喪泊然無所入於其心蓋居今古道而不失赤子之
心者也噫今日何處得來哉斗以其狀草屬不佞序
次之以不佞於其先考同宗而知己也不容以陋拙
辭遂添刪之如右以待秉筆者

宣傳官 贈兵曹參判金公行狀

公諱堅字仲賢姓金氏系出慶州中世有諱承祖以
勲封密陽君子孫遂為密陽人祖諱軫參奉考諱光

厚武科訓鍊院判官妣金海金氏參奉禧之女也公
以 明廟乙丑生自幼骨格異凡穎悟絕倫及長業
武才勇兼到輩行皆推重焉踰冠以薦授宣傳官轉
主簿未幾以親老解官歸養朝夕甘旨晨昏定省愉
愉如也人或勸之仕公曰君親一也吾今奉親日短
事君日長豈可以急於進取而不顧父母之養乎及
宣廟壬辰島夷大舉入寇公曰此豈臣子晏然之時
乎國家無事既不可以貪祿而忘親社稷有急亦不
可以偷生而遺君遂拜辭堂上躍馬登程顧謂第萬
戶某曰吾今赴亂有死而已爾能善養父母以盡爾

兄未盡底分則吾死無憾矣遂倍日入京路中斬獲甚多及抵清營軍中以趙雲大膽目之與 定遠君錦陽尉朴公瀾同處危城每語及 宗社危辱輒慷慨流涕 定遠君亦泣曰敵勢如此與我同死於國者非子而誰因置以蓮幕公協贊謀議指陳得失而敵至必挺身却之無所撓奪如是月餘 定遠君歎曰真將才也時高霽峯敬命倡義湖南聞公義勇馳書欲同事及聞公西溪恨其不早也及 大駕去幽公曰君臣一體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當此存亡之日坐視君父之意則將焉用彼相矣遂扈 駕從之

雖當顛沛之際號令分明紀律嚴正夙夜匪懈始終無替 上嘉之嘗手寫千里勤王捐軀驅馳八字以寵之亂已策原從功臣公居二等公躬執羈勒不避艱險能左右晉 王贊成中興之烈則喪亂旣平宜若可以大用而公已病不起矣得年四十四嗚呼命矣夫計聞特 贈嘉善大夫兵曹叅判配定山金氏郡守希琢之女 贈貞夫人公歿後狀德無人雲仍以公之孫縣監尚鳴所錄事行一度千里謁余於蒲山之下蓋鉉昏耄不文辭之屢矣但居今之世求如公者一人又不可得則此余之所以深有所感而不

罷終辭者也遂按狀序次如右公有三子長弘發次景發迨變扈駕公州錄原從功別有狀次俊發俱武科雲仍甚繁不能盡錄來謁文者相翼公之幾代孫也靈巖郡隱迹山負壬而原者公之藏也

宣傳官金公行狀

公姓金氏諱景發字權仲生而骨相異凡氣宇魁偉齟齬屹如老成有器識善翰墨事二親致養有道處兄弟怡怡見者咸以遠大期之萬曆甲子登武科由宣傳官遷司僕內乘出為鹿島萬戶既而有迺亂公時才弱冠奮然曰君父蒙塵奔問何可緩也即

馳赴京師扈駕出賊陣中殫誠左右跬步不離供膳凡百必須已力亂定昇平君金溼延平君李貴諸公稟啓錄公振武原從功臣公慶州人有諱承祖以勲封密陽君是為中葉之祖曾祖諱軫行參奉祖諱光厚武科判官父諱堅武科主簿贈兵曹叅判壬辰倭亂有功策勲賜錄券妣貞夫人定山金氏郡守希孫之女有婦德公以萬曆壬辰生卒于辛未得年四十葬在靈巖郡西蓮亭後麓壬坐之原配咸平魯氏後連其父也無子取兄子始鳴為后孫以下不盡錄嗚呼嗣守之難朱夫子之所嘗歎息而致

意者也惟公能承文武當逆适猖獗之日不思全軀保孥之計揮泣挺身誓死勤王始終不貳此足為表書者况在今日遺親後君之滔滔者乎天不年而業未究悲夫後孫德鉉以家狀千里走書請以狀德之文余既狀其父安得以辭其子乎謹按而序之如右

豐豐堂李公行狀

公諱世容字鼎大驚其號也李氏系出讓寧大君讓寧曾孫秋城守諱緒 正德中以非罪謫湖南之昌平縣 賜環居潭陽大谷潭之有李自此始寔公十世遠祖八世祖諱玲禦侮將軍號四友堂有篤行

邃學高祖諱哲忠義樹曾祖諱衡并祖諱東根考諱定魯外祖興城張宇瞻公以 正廟戊子正月初九日生稟姿絕異出庠塾有人以道術自衛見其狀貌勸使學習公謂左道惑衆吾所不取輒片言斥絕攻業山房與儕類約坐必以跪盡三餘未見懈弛意此皆成童以前事看書最忌涉獵專意研索不自得則不止至其服膺致力終始不替在小學全部養親極志物居喪盡易戚墓儀仞一當為即為不計產業利病梁氏妹寡貧無依賴延接于家好惡與共二十年為之嫁女繼后俾無遺憾竹軒公從兄也從少至老

友愛甚篤每聯床講習論議迭發而雍容恭恪未或
失儀以至周旋家務經理先事若大若小必諮詢就
質罔敢自專及喪手錄行治以示子姪曰余苟不言
有誰傳之雅性恬淡食無兼味衣不重帛分外之財
非理之物視若浼焉立心制行必以忠信為主不拘
拘於外面矜持而舒泰凝重自有矩度不為物累私
欲所惹絆於故舊親戚雖疲軟困窮類好言善色不
為表襮每值花柳令節輒杖屨逍遙於山水間吟哦
上下淘瀉性情翛然有出塵之想其詩云鸞飛魚躍
從容鬻梧月楊風浩蕩鬻此又平日持守氣象之大

槩而若其才行被薦賓興推重尤以見鄉黨公議之
難誣也以 憲宗甲辰十二月干支卒始塋大谷面
藤里後移壬女降下子坐原蘆沙寺先生題其墓曰
鬻鬻處士又云嚴毅文識法家拂士噫是可以千古
矣不患莫也知求為可知者其信矣乎配濟州梁氏
聖宅女墓各窆男長奎彥次奎亨女崔繕奎彥男允
善女文化柳漢柱南原尹泰豐濟州梁某文化柳某
柳某錦城吳繼洙奎亨男最善進士元善側出行善
女海州吳光協曰承絢承洙承完允善出也曰承鶴
承龜承瑞側出承漢承唐最善出也元善無育以承

龜爲嗣行善系子承漢不佞猥以愚陋受知公孫曾
間沾被末光垂二十餘年今於狀文之徵不可以老
拙爲托而終枚飲默遂叙次如右以俟秉筆者攷焉

芝亭李公行狀

昔我先君子有友一人即芝亭先生李公先君子嘗
數當世君子其真實無僞必稱公及公歿先君子哭
之哀曰君子人也未幾先君子亦歿余以孤露餘喘
今且老白首歎先徽之莫追懼將死而無聞則益思
見先友長德如公者而不可得其曾孫鳴九示以遺
事一通請叙爲狀德之文嗚呼先君子平日之言歷

歷在耳而當世之人無賢愚不以爲不然苟欲復俟
百世之下而質之又非口耳之可信然則是請也余
何可以辭謹按公諱壇字聖七芝亭其號也李氏系
出牛峰其見於譜者自高麗侍中岑城府院君贈三
州伯諱公靖始焉歷平章事諱子儀判江陵府事諱
延宗國子典酒諱蒔判軍資監事諱希聃典客判書
諱得丘禮儀判書諱喬密直司提學諱芳年凡八世
入我朝有諱淳兵曹參判以居官廉公載清白錄
生諱根繼戶曹參判生諱緝司憲府執義生諱世銘
號慮齋中宗朝選賢良不就舉已卯稱有扶護士

林功官左承旨詳見陶菴李文正公所撰墓表三傳
至諱後儀與逆臣閔黯有戚黯嫌不從已點名虎榜
拜宣傳官公不肯仕奉母夫人遊于文河後移通津
遂世居焉實公五世以上曾祖命仁祖彩考光益皆
隱德不仕妣清州韓氏繼妣南陽洪氏是為公所生
也 純廟壬申六月十五日公生于郡西之亭山里
第先是父母並夢老人抱送如鹿者曰善養之及生
骨格秀邁大為父母所奇愛幼時嘗跌傷頰與羣兒
遊為所推墜并皆危而甦公自言是後不敢疾步不
與兒童戲在母夫人懷中值春夜聞蝦蟆鳴問此聲

奚前無而今有也母曰秋死春生復問人亦有生死
乎曰然公泣曰然則吾父母亦必不得免因不飲乳
父母強誘之而後復飲才入學便自知勸不煩教督
作書美一邊白一邊黑專心讀者數白放心讀者數
黑聞其事者皆言先儒黑白且故事稱公養心之功
自幼已得其妙也自是文思日進講論經義究索精
微於四子六經讀不下手過尤用力於周易推天地
之數因揲扚之法劃三百六十五度易數之象叅以
六十四卦變易之理措意著書多所發明作心衡圖
以天理人欲分為稱錘之輕重以明善惡之經界為

柳枝筆每夜靜坐憑空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二十七
字各十遍有事未課則翌夜倍書以補其闕人問其
故則曰習字必由心劃中夜未與物接之時思慮先
萌而知覺易昏故欲爲求志而然也其見於行則孝
誠出於天雖貧不能自給而養親之具未嘗有闕親
癘醫云黑魚膏有效遂躬往浦港竟日屣水無所得
忽有大黑魚自泥中出用之而效人以其爲孝感先公
嘗患風痺三年彌重公侍側扶持須臾不離凡飲食
藥餌之進不委家人褻衣衾親自浣濯不使人見祈

辰嘗糞靡不用其誠而至丁大故則哭泣擗踊如不
欲生墓祭一遵家禮不以倉卒有違廬墓三年足跡
未嘗一及於內塋地腦後少缺地師云是大欠公朝
夕拜省之餘輒以黃土補其處風寒暑雨未嘗一日
廢三年而成大阜鄉人今號爲造山云母夫人嘗食
麵爲滯因以棄世自後飲食不進蕎麥或曰假令爲
五穀滯遂廢食乎公泫然曰非敢爾也吾對此味則
自然不下咽故也先墓松楸有蟲災公手捕而戒之
勿食後數日蟲皆自滅人多異之御家恩義周徧未
嘗疾言遽色妻子或有過輒推案不食舉家皆惶恐

席藁然後正色而讓之甲子寓居砥平之山陰以興
起後學爲己任飲禮旬講一依紫陽石潭遺規作講
板列學者姓名于其上旬內善惡皆記之隨以賞
罰自少不屑科舉於勢利功名淡然無所好子弟或
圖請銓地數八匠卽望未久將首擬公闈而痛禁事
竟未果所著有居家要覽雜飲禮輯錄溪衣圖說自
警編斥洋說及遺集若干壬午三月二十日考終于
山陰精舍壽七十一葬于水青洞壬坐原疾革精神
不亂命子孫謹守家法勤學力行其安於死生之際
如此公資稟旣異而克養有道雖嚴厲而渾厚和平

未嘗爲崖岸怪異之舉雖簡易而正大直方未嘗有
苟且依違之態諧諛之言不出於口博奕之戲不接
於手不營財利不設機關對人接物務積誠意各隨
其病而施之藥故雖平日未相識者一見公皆莫不
愛慕欣欣焉蓋公之學一以不欺爲主而貫之以至
誠故於書無不通而至如天文地志兵機筭曆之術
亦無不探其本而涉其流病世之學者自高而卑人
不治心術而治文辭不務實行而務外飾在是克自
謙虛恂恂若無所能而光輝之自然呈露使人可親
而不可玩可敬而不可易則蓋亦有不期然而然者

美自丙寅洋禍以來士大夫之間已有邪說至於丙
子諱和則畢竟開門納賊以馴致乎今日之變公蓋
嘗預知其將然深憂永歎既著之於言欲與一世共
救而未能焉則退而誓之於志自身及家嚴禁洋物
凡一絲一染之稍涉于彼者則必亟去而痛絕之公
之早年廢舉固是學而優仕之意而晚歲自晦蓋亦
有不染西塵之義云公娶竹山安氏楹之女後公八
年卒慕高歌洞西坐距水青洞三里而近有二男二
女長鎬英義禁府都事次鎬應李義淳李敏普循也
鎬英二子洛用絜奉根用過房二女壻李東壽吳壯
模鎬應無子子根用洛用二子鳴九重九重九出后
根用嗚呼益鉉侍先君子側嘗數左右於公其溫恭
之德篤厚之風今猶彷彿耳目而不敢忘矣狀行紀
寶寧略毋溢實體公平日之心也謹誦先君子一言
之評以竢百世尚論之君子云爾

府使 贈禮曹判書仙舟郭公行狀

公諱希泰字宗予號仙舟郭氏籍清州其先自新羅
侍中祥始歷麗洎我名卿顯士世不絕書高祖諱敬
儀縣監曾祖諱完生貞隱德不仕 贈執義祖諱懷
英文科內贍寺正 贈都承旨考諱說同樞 贈判

書師事閔杏村成聽松學邃行篤為士類矜式世稱
西浦先生妣南陽洪氏僉樞翼聖女以 萬曆五年
丁丑閏八月六日生聰明強記稟姿絕異及長博學
善功令營邑試場動輒居魁一時文人才士皆歛社
莫能先庚戌中司馬 長陵改紀除童蒙教官壬午
擢庭試第三人即除成均館典籍遷工曹佐即兼春
秋館記事官歷奉常僉正為淮陽府使居官三年以
烽燧事坐罷蓋與方伯有忤也 寧陵即位叙拜文
兼宣傳官由司導寺正移校書判校已而陞資通政
至嘉善同樞時閔早死言公愛君憂國老而彌篤上

應旨疏備陳民瘼且請審理冤獄 上優批嘉獎

聖眷所在庶可大展而乃歛退閑居偶感微疾諸孫
進藥餌輒却之曰享年八十七壽已極矣復何藥為
臨絕精神不亂處置後事甚悉悠然而逝即 顯宗

癸卯正月也計聞 命賜東園副器 吊祭致賻如

例以子寧國原從勳 贈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始塋木川尋以宅兆不利遷于燕岐南國士峰下酉
麓公賦性至孝自幼遇善味必懷之獻于親壬辰陪
西浦公避倭長湍至臨津渡口猝遇賊賊劫以刃又

欲投諸水公涕泣而前願貫父命辭甚懇惻賊捨之
去遂得俱全如江革故事亂定奉二老流轉瑞山等
地家素窶難爲力能頻設壽席邀地主洎避寓卿宰
以悅親志弟妹早孀無依爲備田宅居之恤其子女
無異已出律身謹嚴對家衆必冠帶常以忠孝勤儉
詩禮文字等事誨諭曰是我家青氈慎勿爲他歧所
惑篤於奉先睦於宗族信於鄉黨其在淮陽自持儉
約進上封餘用下剩條例屬公庫窮交貧族隨力示
意並無遺漏民以事至者類溫言假色各得輸情蓋
其隨分盡職恬淡寡欲而不爲物遷者有如此少遊

關王廟題詩殿柱曰公有千人勇胡爲一馬擒自然
關氣數大可見天心祠廟頽依舊英靈奮至今丹青
遺像在不許碧苔侵其夜夢關王謂得此佳作殿角
生輝後至丙子避亂瑞山海中又有夢兆全島陷沒
而公獨免焉尤見其宅心昭曠氣類相感之一端也
晚與年輩宰臣傲洛社故事作者英會每花朝月夕
邀會心入一觴一詠歌誦聖德如鄭東溟斗卿李叅
議有謙李承旨惕然洪都尉柱元皆執侍生之禮噫
不見其人見其友者儘非虛語也貞夫人全州李氏
縣監斗男女貞淑仁惠六親咸穰墓祔左一男之欽

文科執義錄寧國勳 贈吏曹參議側出三男四女
孝欽禮欽順欽女韓得一崔宣崔宇量李茂生之欽
五男長昌徵蔭都正大徵參奉相徵弘徵始徵 王
子師傳昌徵三男世績進士萬績文科獻納熙績監
役諸孫曾玄繁不盡錄十世孫漢紹妙年英拔幼經
服禮有方進未已之勢尤見其餘蔭之未艾也舊有
家狀而不經東里之潤色屬不佞際拈竊唯公以詩
禮名聞詞翰鉅手早年艱厄百折流離而不變坦蕩
之素履晚登巍科位不滿德而無越趨躡之態蔚
然作始終一節本分人者求之往牒殆鮮其儔不可
與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者同日語也考世
尚論略可彷彿妄加塗乙比原狀殆十之一秉筆君
子倘有所取焉

處士宋君行狀

礪山宋君鍾勲字殷佐以高麗佐命功臣礪良府院
君松禮為中祖入我 朝蔭仕清白吏球文科成一
其十二若八世高祖希濂曾祖鉦祖致大考基仁號
農隱行義除童蒙教官妣德恩林氏相坤女貞淑勤
儉配君子無違禮君長身美髯風骨俊偉恬靜寡欲
周詳謹密事二親問寢視膳養致其樂謁醫嘗藥病

致其憂喪過於哀祭盡乎誠友于兄弟輕財喜施予
鄉里姻戚吉凶患難並曲有恩義值歲歉急於賑貸
至傾困無難色自奉簡朴衣不近細食不重肉御家
謹嚴巫覡僧尼未敢入於門爭或疑晦難處而有來
問者必從容剖決辭理俱到訓子姪無疾言遽色申
申以孝悌忠信在勢利芬華一切不掛口嘗言人生
一身非我私諸乃父母之遺體也毫忽造次不可不
慎彼持身顛倒出言放浪自有其身者曾禽獸不若
又謂兄弟天屬夫婦義合親疎輕重慈有分別苟或
為婦言所惑而廢其至親則得無愧乎家室百勞皆

手執頓無餘力可及文字而能晨昏誦讀體之為實
行故自日用動靜以至應接事物井井有條緒無愧
為小學中人假之以年則庶幾其積累發越有光先
德而乃以 當寧庚寅二月二十日病卒于寢距其
生 憲宗己酉二月十七日壽命僅四十二墓竹林
山下良原齊晉州蘓氏父鬻述事舅姑盡孝道夫病
臥床第證甚危輒齋潔露禱一夜再起三年如一日
貧窮困厄人所難堪而處之裕如和婦奴睦宗族無
故不出中門動止有則言笑以時鄰比親戚一辭稱
賢婦人無間言年三十二而卒咸陽吳氏考秉甸男

長柱浩次性浩蘇出贊浩心浩女金正或吳出柱浩
男榮大性浩男榮晦噫世教衰民不興行久矣且當
歐巴之交天地閉塞彘倫數絕則于斯時也雖閭里
銖兩之善固當可錄况如君齋志未究而為後人所
嗟惜者又安容泯然而無傳乎乃按其遺事彙括叙
次如右

松潭全公行狀

湖之臨陂舊有一善士行義修潔而不得售者曰松
潭全公諱基德其先金海人郡守有聲叅判凱十一
世若七世司果台龍主簿禹鼎曰壽河曰致大高祖

以下四世妣晋州姜氏梓女公以 英宗丙申生愛
敬至性著自幼年進止有常儼如成人及長又知科
學外有用心處口誦手抄不出性理等書從學宋性
潭門下講論經禮先生亟稱以實工同門咸推其高
明事二親能竭其力可口之味適體之物靡不畢給
或出外未返雖昏夜深更必迎候路側至老病瀆
危嘗糞嗽膿禱辰願代衣褥便旋手自洗滌不任婢
使藥餌煎炙躬親照管不委子姪左右服勞始終如
一日隣里宗黨咸曰毋夫人之四年添壽乃其孝感
所致與弟同居五十年友愛彌篤好惡與共人無間

言以至奉祭祀教子孫睦姻戚交朋友處鄉黨隨處
曲盡靡有泛忽由是令聞日著直指之使守土之官
相繼薦報其辭曰孝既卓異學亦純正曰志在固窮
才優適用曰持身教子文學才猷是皆大同公議儘
不誣矣方多士之薦狀也公聞極驚駭使其子遠鳴
追而奪其狀噫只此一事可以見不求人知之實暗
合於吾夫子教人法門也享年六十一以 純祖丁
酉五月八日卒于寢計車所及莫不嗟惜曰善人逝
矣塋縣北腸山下坐庚之原配濟州高氏益晟女先
公三十年卒墓各封四男二女男長即遠鳴有文行

次遇鳴鍾鳴司馬鏞鳴女趙榮夏鄭文榮遠鳴男熙
澧齊澧祿澧英澧曾孫相斗相文相澈相虎熙澧出
相佑相謨相珪相呂祚澧出內外孫近百餘人相珪
不佞晚交也樂易謹慎知其為法家矩範袖其遺事
屬以記實之狀曰吾祖行治實有不可泯者而顧平
日遺訓十分鄭重不敢隨衆干澤為揄揚之計者垂
百餘年今天地翻覆彞倫晦塞於上於下無可控引
幸託子之筆而庶或具有傳於萬一也余悲其志而
感其言不能以不文辭

金溪梁公行狀

梁公敦洙字學瀾號金溪南原氏其先自高麗兵部
郎中罷讓始傳至版圖判書祐見麗祚告訖遂隱不
復仕我 成宗朝文襄公誠之文科官吏曹判書大
提學是為十三世顯祖五世祖渭源壽秩通政自鎮
川移居懷仁曰以涵曰世復曰塏曰鍾大高曾祖禰
並以行義聞著鄉里妣扶安林氏鼎相女生 仁陵
辛未八月二十四日稟姿疑重長益簡默見者咸稱
以德器性根孝友恒色愉容婉得父母心治博士業
精鍊敏速戰藝場屋輩流莫能先晚歸鄉里專務實
地不事口耳講論則必以體行為歸宿操守則必以

敦實為基本汲引後進惓惓以孝悌忠信餘力學文
不役浮華為戎宗黨間或有非義嘗詰責者輒諄諄
誘掖欲其悔悟未嘗加拂言厲色氣像謹嚴望之若
不可犯即之溫和樂易言笑侃侃令人心醉朝夕燕
居每誦白圭詩四勿箴等篇聲韻清亮從以解說其
義謂人之失身喪家鮮不由易言以致之差在毫釐
其謬千里可不慎歟每日未明而起夜分而寢雖微
細之事斯須之頃靡敢怠忽放過見人善不啻如己
出見人惡若將浼焉是以衆心悅服方倚仗矜式視
以為嚴師畏友而乃以 哲廟甲寅三月二十七日

病卒于寢得年才四十四葬在南面上楸谷向壬之
原配晉州柳氏遠培女閨範甚備後公三月而下從
墓耐無育取從父弟德休子柱承爲嗣女長適韓山
李孺宰次適綾城具杭祖今叅奉柱承男章煥次奎
煥過房女金海金顯一章煥男在政外孫具然明柱
承師事故徵士崕堂李公蓋亦與聞於公私大小之
別而講不明不仁之戒者猥以記事之狀屬不俊剛
潤竊謂古之人思所以顯揚親懿者不朶諸人而求
諸已急於內而緩於外朱先生辭入誌狀之託而亦
勸其修身謹行使人謂君子之子則公之平日期望

亦豈異於是也著之文字用傳久遠特子孫之情然
耳遂不辭而畧加塗乙庸備具眼者採擇而論定焉

成均生員聊爾李公行狀

公諱審築字聖七李氏系出韓山麗末稼亭牧隱麟
齋三先生以文章節義大鳴於世八我 朝諱叔野
選才行仕至牧使諱蓄黃海道觀察使 莊陵遜位
退身自靖號望越菴諱墳議政府叅贊相繼顯敷世
稱撫族會祖諱思佛黃州牧使祖諱奎采司憲府大
司憲師事寒泉李文正先生名行爲世所推考諱博
載井邑縣監縣監公娶慶州金氏判書漢哲女無育

繼娶金海金氏遠復女年四十六始舉公寔 正廟
甲辰六月十九日也公生而穎悟三歲識文字五歲
能屬辭十三將加冠以所課易經未卒蒙請退期一
月縣監公甚奇之十六七試藝泮宮人莫能先 純
祖癸亥擢增廣生員方榮觀并邑路由全州按使韓
公用龜聞其名聲呼致管庭拈韻命作七步詩便立
就如宿構韓公稱賞不已曰真大受之器也侍在衙
中沉潛經史未嘗出門外一步既而縣監公病卒于
官送終致哀返柩營窆動遵禮制奉母夫人寓居清
州醉夢軒即公伯高祖聾溪公遺宅距槐山墓所四

十里月再展省不計風雨寒暑尋為養老計取近京
師未幾值內艱玉川破屋蔬糲屢空而不以為意日
取大全語類等書口誦手抄未嘗少懈有時約一二
會心人遊名山韻水洵瀉壹鬱閱月而返如安桂圃
光直申歸菴常顯李醇溪正履任青墅翼常最以鼻
味相契始終莫逆趙忠敬公萬承於公有通家世好
自孩提時交遊甚密及貴常以山榭水檻約會叙情
有孟獻子之風其見重於世者如此率西李先生講
道龍門山中公歸自金剛歷造其廬一夜談論便知
其為大儒遂託子同學每語同遊諸公曰當世真學

問惟有李某一人蓋在是時先生年位卑微人莫有知之者而公之尊信如此李初平程太中又不獨專美於古矣公器宇軒昂襟懷曠平居無疾言遽色接人溫和言笑可親見後生或有浮薄輕躁態未始不嚴加規責日必冠帶拜謁祠版事親一順其心志冠昏喪祭必以家禮及寒泉遺規而行禮之際誠敬先之未嘗以塵文外飾為事人有以疑端來問者輒引經傳開諭詳悉而類謙虛退讓未嘗以知禮自居從父兄承宣某建禍闔門皆惴惴公安於見在隨機應變攝祀恤孤竟至樹立門戶妹任氏婦早孀無所

歸同處一宮三十年未嘗并席而坐室中無侍婢不曾入其門享年六十二而卒乾 憲宗乙巳塋槐山松明里負丙之原夫人安東金氏判官民淳女孀染先德梱儀脩飭後公十二年卒墓祠左無育取族子升溥為后生員女適郡守金炳叙孫男定植蔭仕至郡守外孫男慶圭甲圭女適牧使李輔仁洪鍾勉郡守系子商珪有遺集若干編安桂圃嘗歷叙文與詩體製聲病而終之曰孝友修潔行義淳備操履堅確老而不渝食貧四十年未嘗以戚嗟色見在人於此可以觀公平生矣商珪謂不佞於其先君年輩也同

門也沙石在後意或有一得之見而可任尚論之責
屬以刪潤之役言念事契不容終辭遂刪其煩蕪略
叙其志行梗槩如右

瓶菴李公行狀

道之不明而中庸之鮮能也久矣重外而輕內遺實
而尚文者天下既滔滔矣而世之君子欲矯而反之
則抑揚之過自子夏氏已不能免唯吾夫子有言曰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慎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唯如是然後序順而工全君子之道備
矣竊嘗以是而觀於吾鄉則故瓶菴處士李公諱宅

呂字渭叟殆亦庶幾乎此者歟謹按公系出 璿派

益安大君諱芳毅爲 太祖別子五傳至諱璋官修

撰世有紱冕高祖諱弘美以文章鳴世曾祖諱光協

祖諱之昉考諱敬箕妣江陵崔氏某女 贈童教諱

敬灋以篤孝邃學屢登道刻牛峰金氏某女其本生

也公生于 健陵癸丑年才齟齬出后於其從叔母

周旋應對已知親之當愛敬既長上學習與智成行

以躬率愉色婉容承順無違家素窶菽水難繼而雖

左右拮据養極志物距生庭隔一坡陀每晨而起省

母夫入食進嘗其旨否撤而退次省于所生母問其

安否食飲而歸及日中如之日長又如之自青年至
白首如一日左右佩用兩衛各有一囊或出遇珍味
輒平分貯之歸獻親厨及疾夜必露禱願其身代裂
指效應終以天年其居喪未葬啜粥既祥始食菜果
聖室廬側未嘗出門外一步寒不就衾暑不釋衰每
展墓哭之不已至於眼浮淚盡而繼之以血或雨注
川漲不能通涉輒望墓遙拜小祥而止朝夕哭則日
必盥櫛拜省靈座次及於先考祠版日以爲常既又
值本生母憂時公年已向衰三年執喪一如禮經對
人語到其父母事輒嗚咽不成言餘力讀書沉潛乎

六藝之府淹貫乎百家之篇敦本實後文華律身則
繩尺斬然接人則和敬俱摯講禮而源流明的爲文
而規矩謹嚴四度鄉薦人無異辭曰少而志學窮不
失義曰根天之孝實地之學曰孝友篤敬家庭之訓
曰隱居行義展也君子此其學問之梗槩而士林之
公議也噫公之行之學可以儀範後生激厲衰俗者
如此而周之賓興已廢漢之孝廉未舉懷寶自珍終
老林樊是雖若爲後人之憾然假使公蚤歲騫騰紆
拖青紫置膏腴之田起輪奐之屋身沒之後無得以
稱焉則其不以此易彼也審矣此尚論之士所以汲

沒於取舍之分而屈伸升沉不足與庸人俗子道也
配漆原尹氏某女判書卓龍後生二男一女長南壽
以孝行聞曾植過房女適柳某南壽生一男一女男
錫濟女適姜周秀鶴純鳳純龜純過房婿金海鎮錫
濟出也錫濟好古尚志克述先美曾以儒狀屬不佞
以刑濶之役而遷延未副者數年于茲今君墓草已
宿而不佞亦非久於世者人微言輕萬非其任而不
可宿諾於逝者則遂忘其僭易而叙次如右

同中樞丹溪柳公行狀

湖南楚山我尤齋宋文正先生臨命俎豆之鄉也惟

山與水尚可敬止况生老在斯歌哭於斯著名以安
分守靜非禮不履之吉士者乎公諱載弼字敬五號
丹溪柳氏高興人居井邑自松禾縣監淵始三傳至
軍資監主簿春苾壬辰舉義丁酉殉節享忠烈祠是
八世以上麗朝高興府院君英密公諱清臣其顯祖
也曾祖諱文元通訓祖諱榮模通政考諱璧煥嘉善
並以公壽秩追 贈妣貞夫人竹山安氏宗默女曰
軫煥茂松庾氏其本生父母生以 純祖辛巳二月
七日稟姿秀凡幼不輕遽長益通明績文種學殆忘
寢食不啻若芻豢之悅口事所后及所生志物之養

隨地盡誠友于昆季庭無間言四十而纒有勸以卜
姓者謂康濟一身子孫在焉苟非其人反致家禍何
必乃爾嘗患家無書丹四子三經春秋等書皆次第
謄寫外宅百家隨見劄錄筆畫精鍊累累若貫珠端
坐一室晨宵誦念到老彌篤而尤所致力乃近思錄
與四聖一心之書有問及疑義者輒酬答娓娓樂而
忘倦雅性淡泊非公事未嘗入城府別構數椽於別
墅半畝方塘三逕花竹景致瀟灑興至則命子弟挈
賓友觴咏自適於天光雲影之間而無流落不遇之
意平日著述畧成卷帙辭理平順可謂菽粟之文而

至若恭以接人人不敢褻善以誘人人自感服又其
德美克積之符驗也 當子二十九年壬辰用優老
典秩嘉善同中樞年八十一而以辛丑五月十一日
考終于寢慕在丹谷清溪洞坐西之原墓引而送者
數百人配貞夫人兆陽林氏先馥女育一男二女繼
娶慶州李氏相奎女生二男長齊鉉次澧鉉過房季
壽鉉女長適金鍾夾次朴箕淳長房男秉湜秉洙秉
河秉俊仲房男秉浩秉台季房男秉淳秉甲曾玄煩
不錄嗚呼公以簪纓顯閥詩禮雅望刺史不能薦天
子不聞聲而坎壤以終者雖若可憾寔行厚德惟有

天翁知享之以喬松之壽引之以麟鳳之雛碩大繁
行方進求已則其得於天者固已厚矣士林聞其名
樵牧誦其行久而愈新則其得於人者又何如也惜
乎以董生之行而不得大手如韓文公揄揚其萬一
也惟後之人讀書講義勿替公當日之心則於本末
之序可庶幾乎秉是以家狀來請刪潤遂叙次如右

松蔭齋朴公行狀

公諱原應字應之號松蔭朴氏其先忠州人我朝
文簡公訥齋先生有難兄曰生員禎六傳而曰致久
進士又三傳而曰馨基有孝行曰寔休號雲溪節朝

劬經為士類所推重是祖禰以上妣豐山洪氏義鼎
女溫惠貞淑配德無違以純祖壬申十一月三日
舉公于光州寺洞里第稟姿秀凡幼不與羣兒戲承
順親意進退惟命及至就傅不煩科舉能自勤厲年
未弱冠而文行如老宿然咬菜窩閔公百祐於公為
婦翁而剛齋宋先生其從遊也一日往拜先生顧閔
公曰訥思家中有此佳七宅日樹立詎可量耶既又
請益於奇蘆沙先生先生叩其學亟加獎誨自是不
屑公車專意及朮堅固刻厲不得不措自人倫日用
以至接人處世皆循循有法度其爭親也晨宵洞屬

不敢有其身居憂盡制暑不釋衰日必展墓喪餘致
哀一如袒括時每朝謁家廟有新物不先人口於先
蹟收拾甚勤片言半簡靡或遺漏從嫂李氏從姪婦
盧氏蚤寡無託引置同室軫念無替却掃一室左右
圖書仰思俯讀殆忘寢食書冊見有弊壞輒隨手補
寫者幾至數百卷與朋友言古今治亂之因斯文興
廢之由諄諄娓娓聽者忘倦而至若義理可否之際
凜然有不可以勢力撓者嘗論理氣二字以為理是
氣之準則氣乃理之所乘原其氣之所以生則非理
無以往論其理之所以立則非氣無以立有先後而

實無先後有離合而實無離合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又謂學以讀書窮理為先而必貴乎力行以首身克
己為務而一主於誠敬云者皆喫緊自道之辭雖前
輩復起無以易也晚居福川之雲山與沙厓閔公胄
顯謙窩閔公三顯麗澤相資每春秋佳辰觴咏自適
於山色水聲之中不知榮辱得喪之為何事孟氏所
云可欲之善有己之信公非其人也耶以戊戌四月
十九日壽八十七而卒于寢塋在某山某坐有遺稿
若干編藏于家配驪興閔氏考即咬菜窩羅州羅氏
考得宗陽城李氏考命九婦德咸備內助為多育一

男萬柱嗣孫夏寅以家狀屬不佞剛潤噫論人之善
必論淵源授受古之道也公內述先德外資師教篤
行遠學望實俱著而常布林樊未霑一命不無有識
之憾然觀於後進之賢其能有以講六蔽之聖訓而
反之於身以大其家學之傳也可信無疑則是乃公
不食之報而可為為善者勸也尚論疇及不容以老
病辭遂撰次如右以備作者家據此而述銘云

聽溪堂黃公事狀

公諱勉基字萃卿黃氏昌原人始諱處基謂朱門篤
學無出勉齋右者寓慕義墻改以今名胄于麗平章

事石奇其世不須譜也嘗祖斗緯祖杓考 贈佐郎
尚弼妣全義李氏考通以 英廟癸巳生年才就傳
能知親長之當愛敬每朝省兩親及祖父出就書塾
事師如禮衣服飲食不敢先誦數佔畢依如老成師
常言吾擊蒙千數未見如此兒比及長習公車業務
寶去華輩行皆推讓以親命讀書華嚴蕭寺親朋多
集時當夏月一日大雷電以風謂此必有非常之災
當急避之才出庭寺後一火松顛仆書室頽壓衆服
其警敏弱冠連遭父祖二艱及弟殤獨身疊喪頭緒
甚亂而易戚備至並無餘憾常以終鮮為恨見有兄

弟聯袂者輒泫然泣下奉母二十餘年晨夜洞屬一心靡懈生養送死誠敬俱到崔氏姊早夭只有一女收育成就無異已出居常整飭衣冠儼然端坐雖黃不設喜怒不形應事餘暇輒緝經籍 純廟丁卯中生員第一壬申西警奮義而前聞賊敗遂止以甲申八月終壽五十二葬于光陽津下面學洞交原當子丙戌 贈戶曹叅議配順興安克明女有壺範先公二年卒祔左育二子長夏錫進士以孝蒙旌次憲錫南陽洪錫奎全州李瑚洲南原梁相淳三女婿孫曾以下不盡錄公少師性渾宋先生先生甚器重

之因公所居有林壑溪石之勝書贈聽溪堂三字以爲號焉嘗作十訓以教於家一曰事親二曰奉祀三曰尊師四曰敦睦五曰勤學六曰諱禮七曰慎言擇交八曰崇儉節用九曰接賓恤窮十曰戒酒遠色噫只此數者擴而充之則德無不備而善不可勝用矣雖謂之石潭要訣副本可也故其見於行者孝友盡道述先垂後修葺聖廟整頓鄉綱值歲歉荒悉心賑恤所以上自名公鉅卿下至儒生衆庶莫不致敬輸悃到輒傾蓋勉必虛座及歿一時文士輒而送者甚多有曰清鏡銓堂爭器局又曰鍾出新齋後一人此

亦可以百世矣曾孫晉模來謁狀芝種醴派典型斯
在遂就其遺事略加塗乙以備具眼者折衷

節婦孺人朔寧崔氏事狀

孺人崔氏籍朔寧考以康太虛亭文靖公恒其十二
世顯祖孺人性孝勤在髫髻已知事父母晨昏定省
罔或少懈及笄為長澤高公克台繼室時前配金氏
新喪有二穉長六歲次四歲孺人恩斯勤斯視若已
出事君子極尊敬無惰容不戲色雖細微事無敢自
專輒稟而後行奉祭必前期潔潔蔬藻魚果務極精
豐衛親忌祀水饌助奠始終不替夫善積至十餘

年竟不淑孺人哀不自勝絕而復甦者不止一再至
終祥之夕暗欲殉身諸子察其幾微至誠寬譬乃幡
然改悔曰吾所從有地而徑欲致命者過矣奉先率
下保全門戶不亦宜乎遂身親燥濕靡有朝夕時則
家無主管貨業亦不甚窶門中有無良者貪慾成性
計在攫金多方誘怵至欲奪而嫁之而孺人謹嚴自
持不動一髮則又煽言孀婦許嫁方有朝令執拗如
是而萬或有強暴之患悔將何及孺人聲言呵責曰
人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夫婦之別也此而不謹三
綱淪矣九法斁矣彼忒昧倫殆狗不食餘其人意沮

不敢更肆產一男既長娶婦入室使之分炊從長子
居止恒言曰汝視我如親母我待汝若所生母子相
得復何憾焉享年七十有五而卒噫做一時感稱烈
婦人易而作始終一節本分人難矣孺人其賢乎哉
高君時清柁孺人為嗣孫或懼其日遠日忘犯不明
不仁之科也屬余述其事

通德卽下公行狀

公諱鼎基字夏九胄于高麗侍中諱庭實入國朝
簪纓相承諱南龍漢城判尹生諱純弘文校理再傳
諱玉崑戶曹判書生諱傳靖國功臣草溪君忠敬公

傳四世諱尚曾禁府都事號四益齋享儉嚴忠孝祠
於公為八世祖世居清州曾祖浩中祖復來考榮觀
俱有 贈典妣光山金氏相室女以 純廟丁丑正
月十三日生自幼端重不同羣兒戲八歲讀書於堂
上忽雷雨甚急擊碎堂前棗木枝葉與雷火共轉於
案頭坐讀如故曰父親命讀幾十遍不敢中止遷動
聞者皆驚稍長至誠承順侍側溫清雖大寒暑無勉
強色親有疾專務刀圭迎醫必敬醫無不感及丁憂
涕淚不絕經帶不脫嘗襄祖考于柿谷與他人墓相
近疑或有虞夜則往護祖墓晝則歸侍哀親十餘里

許如是者殆一朔嘗一夜與彼人相遇其人感公誠
孝即剖分其山請好相讓定域與伯氏五衛將洪基
同室四十年友愛之篤人皆比涑水翁之在伯康也
晚年等私室於柿谷墓下自奉甚陋薄以先賢外物
好時身心不好語及居是以待風雨衣取蔽體食取
充腹之文書歷警省行已勤儉以教率子弟從遊必
擇其人不肯足權門未嘗至偃室雖姻友切近作宰
時未嘗先施書問遺以藥物紙墨則受之賂以貨財
紋繡則還送曰此非窮士所當用晨夕必誦小學書
又擇其功於婦人女子者翻諺使閨門習之常曰此

非但小子所學大人之學亦不外是在昏喪湫非時
俗之苟必據經禮而遵行尤詳於儀物制度至如深
衣衰服裁豁縫針並令童穉悉知之鄉里稱會禮家
與士友別築書室於士甲之野榜以聚英堂月朔設
講春秋飲禮有好讀而家貧不能者必致之以成其
工獎後進整里俗頗有蔚然受學公門而登筭者如
魚正言命龍朴校理燭東趙承旨鎮萬柳承旨冕鎬
申承旨聲兩姪子正言盜諸人其外成文學者亦多
近地有豪悍者數人常會酒肆見儒服者輒因辱之
公嘗率尺僮過之彼方朋飲咆哮聞公至自相逃匿

又嘗獨宿鄰家少女乘夜相從乃害其父事異顏之
母者也公撻楚警責諭之以善事母之道其母從間
窺之公實不覺矣厥明其母持酒來賀公責其不慈
而戒之自此母女更無傷恩焉 皇廟之撤也上山
痛哭有悵望古華陽心寒後裂腸乾坤何處位日月
正無光之詩因杜門屏跡語及時事慨然流涕聞人
有抗直扶世道者則喜忘寢食有時徜徉於水石間
使兒童咏石潭九曲歌超然有遠世之趣享年六十
七而卒於今 上癸未九月二十七日墓於村東癸
麓娶清風金氏承洲女無育娶安東權氏尚順女生

五男二女男鑿鎔鑿鑿錫女金英植李愚根婦也孫
學淵樂淵長房出淑淵大淵二房出裕淵起淵四房
出曾孫相舜相禹相或餘未成仲哥不鄙病醜遠從
於漢旅之雪湖儻之潦屬以狀德不得固辭噫公篤
於彞倫養生送死必致其孝睦族信友必盡其誠以
一直字為終身符訣言行相顧操守篤實文學行治
矜式鄉黨而以致敵人感孝暴悍畏威淫妖敦倫可
以想像其遺懿之萬一而世道降污黷跡橫而人紀
喪邪說熾而公議消使公齊魯不及之質行生焉邈
邈沒焉黜昧此實仁人君子之深所歎惜者也謹撮

大槩如右觀者幸勿以人廢焉

槐園先生李公行狀

先生姓李氏諱竣字伯欽號槐園鼻祖曰念言佐高麗太祖以開國勲封碧珍將軍子孫因籍碧珍即今星州牧也麗氏以來世有顯人入我朝有諱約東以經行清白文武全材事成宗官至知中樞謚平靖於先生為十一世祖也高祖曰泰亨知中樞曾祖聖復贈吏曹叅議祖晦章號友鹿軒贈吏曹叅判志行言論駕軼古人雖隱德不仕而一時朋友推之以需世之器考恒老學行德業為儒林宗師因薦

官至工曹叅判世稱華西先生妣貞夫人高靈朴氏最煥女己卯名賢籠潭公世豪之後也貞淑柔嘉優有婦德生三男先生即其長子也以純祖十二年壬申十月十六日生于楊根之蘆溪里第天賦英邁聰睿特達三歲而通千文五歲而誦十九史略六七歲而已有不知不措之性雖尋常文字有不釋然處便寢不安食不甘十數歲而早聞家庭之訓已知大意勵志力學手不釋卷讀四子三經皆近千遍於孟子則課宵輪誦數十年不輟暇治公車業便利精緊世之疲精竭力而老於其業者莫之或先四赴試園

三 中高等其才氣之過人如此二十四歲而 憲宗
乙未中司馬自後不復赴舉一以承訓傳業爲事奮
發大志寧學聖人而未至未肯以一長成名寧隱居
明道以覺來裔不肯以一切裨世其範圍之廣力量
之大世罕其儔匹悟解絕人侍華西先生論稟性道
大原天下事理輒玲瓏穿穴華西先生徃徃印可又
或舍已而從之一時及門之士未有能及之者殆所
謂父子間知已也夷攷其學問之大槩則一遵家庭
之旨以小學家禮爲本以大學語孟中庸爲主而後
及於經史循循有序夙興夜寐俛焉孜孜微辭奧旨

無不貫通尤好朱子書如大全語類士皆有望洋之
歎而獨字求其訓句採其旨毫釐不放過積累之久
如誦已言及其心得而誠服則出一言必稱朱子作
一文輒引朱子道朱子之學踐朱子之行故其所以
致知力行而貫之以敬者置水不漏而心性理氣之
奧三才萬象之妙無不探索濶隱得其旨趣故其發
於言而見於書者皆親切有味無依樣蹈襲之態其
論心與明德物則之分曰心者氣也明德者心之德
也心者形而下者也明德者形而上者也故不能捨
心而說明德猶不能捨器而說道也不可混心而說

明德亦猶不可混器而說道也故捨心而說明德則說不備指心而爲明德則理不明何謂說不備心之虛靈光明效衆理而宰萬物者明德之全體大用也鏡塵則失其明水攪則失其清離鏡捨水而更於何處討箇明清乎此所以不備也何謂理不明心不能無清濁大小之不齊而明德初無聖狂智愚之異稟者則烏可喚心做明德而使大學之極功終不能無優劣分數在大本至善之地哉此所以不明也又曰心是氣也故有本善時節亦有末惡時節德是理也故無饒乏昏明之異內外本末無不純善故心與理

一時心與明德不容不合說分別道器時心與明德不可不分說合非強合分非強分蓋理氣元自不離不雜故也又曰理本無形而氣爲之形理本無爲而氣爲之運故明德之摠括管攝者專在於心敷施叅用者專在於心猶臣奉君命而效宣布之職馬隨人意而適行止之節此理氣不離之說也觀乎此則知心與明德之不可不合也然氣本循理而亦能悖理氣固配理而亦或揜理故德無不明而氣爲之昏德無不全而氣爲之局猶臣或失道則不能承君而有跋扈強梁之患馬或失御則不能隨人而致蹇駕卸

聖學集
縻之虞此理氣不雜之故也觀乎此則知心與明德之不可不分也苟能知道器之別分曉無疑則自然見得離他不得雜他不得之妙然後心與德謂之一物亦可謂之兩物亦可固未必執言而迷旨滯跡而失意也苟無真實見解則謂之一物則道器無分本原不明必有喚賓作主認賊為子之病矣謂之二物則又不免於判然離心而求之於莽蕩無交涉之地矣二者之失未始有異也其論心性體用之辨則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該貯此性運用此情者心也此該貯運用者謂之理亦可謂

之氣亦可不過曰其然者氣也能然者理也達理者自能片言而無疑矣又曰心之體性也其用情也故心能包性情性情不能包心心能蓋性性不能盡心又曰心者合理氣統性情之名故靜而立五性之體動而達七情之用然理為氣主則無往而不善氣不循理則皆善而為惡又曰通善不善皆不可不謂之心但語其本體則有善而無惡本體者理之謂也又曰以理發氣發分人心道心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如是然後理氣不患於一途而判別無疑人心不患於二歧而賓主不混又曰心之以氣言者亦只以其清

濁絕駁而言非專指血肉也又辨儒釋之不同曰儒
曰此心釋亦曰此心而儒者之言心即此靈覺之用
擴夫天理之全體以祛人欲之所蔽故體用俱備而
理事無遺釋氏之言心只是認靈覺之用爲本體之
直而不知窮格以擴天理克治以祛人欲故體闕用
偏而認理爲障以事爲外此儒釋大不同之源也其
論無極太極之辨則曰無極是無有形象之云也太
極是大爲總會之稱也只言太極而不言無極則恐
人引而同之於有狀可觀有形可捉之物而不足爲
萬化之本源只言無極而不言太極則恐人推而置

之於空蕩無理玄虛無體之域而不能爲萬物之總
會故不得已如此分明直截兩下說破也其論人物
性同異則曰理同氣異一句非不簡當明的只將此
四字說殺了便不濟事蓋從本原上說則所同者理
而所異者氣也從流行上說則氣或相似而理則絕
異必須兩邊立說雙下劈破然後其義乃備若只知
理之有同而無異氣之有異而無同株守膠固更推
不通則豈不偏枯窒礙又曰對兩物言則無物不偏
就一物言則無物不全天地相對看則天偏於健地
偏於順各就着則天亦具陰陽五行地亦具陰陽五

行人物異稟者是相對說人物同得者是各就說又辨氣質之分曰對性理說則性理是形而上底氣質是形而下底當作一物着就氣質細分則氣陽而質陰氣清而質濁氣往來而質一定當作兩物着人物之生稟天之氣以爲氣得地之質以爲質故氣屬乎陽往來升沉而主乎動質屬乎陰堅凝確定而主乎靜又嘗著說以明三綱之重曰天生人物賦之以五性而叙之以五倫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兄弟之序朋友之信是其目也凡天下之人無生則已有生則必具是五者之性無身則已有身則必有是

五者之倫故曰無父子之仁非人也無君臣之義非人也無夫婦之別非人也無兄弟之序非人也無朋友之信非人也明此者爲聖賢昧此者爲禽獸悖此者五服以章之悖此者五刑以懲之自生民以來迄至于今世無汗隆人無馴暴而卒改革此不得殄滅此不得天地有時而壞而此道不壞日月有時而晦而此義不晦此乃大舜所謂五品臯陶所謂五典武王所謂天顯孔子所謂因孟子所謂倫其爭顧不重歟雖然重之中又有重焉父子君臣夫婦是也蓋父子兄弟者天屬之親而父子尤重君臣朋友者人屬

之親而君臣尤重夫婦者本以人屬為親而所謂天屬者由是出焉故處乎天屬人屬之間而得與君臣父子等其重焉所謂三綱也言君也者臣之綱也父也者子之綱也夫也者婦之綱也故父為匹夫子為公卿子不得以公卿加於父父為匹夫子為諸侯子不得以諸侯加於父父為匹夫子為天子子不得以天子加於父然後父子之綱立焉弟為君兄為臣臣不得以弟其君姪為君叔為臣臣不得以姪其君從孫為君從祖為臣臣不得以孫其君然後君臣之綱立焉一醜胖合終身無改父能生之而不得以奪其

志君能殺之而不得以易其節夫未嘗獨貴婦不敢獨專然後夫婦之綱立焉故其位置名列也父子君臣則上下相承而兄弟朋友則左右相比夫之於婦則有左右相敵之體而婦之於夫則有上下截嚴之分父子之綱行於家君臣之綱行於國夫婦之綱行於壺闈之中惟此道理出於天命根於天性通於天下達於萬古然其平易者人皆可行而艱險之極非常人所能行明白者人皆可知而紛綸之至非凡人所能知有所不行不知人之類滅矣在是天生聖人蹈其艱險而使人人皆可能行明其紛綸而使人人

皆可與知以警瞍爲父而有大舜然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而孟子著七篇也特設桃應咸丘蒙之問以明之則曉然矣以殷紂爲君而有夷齊然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而孔子述春秋也特書王正月躋僖公之義以明之則截然矣惡疾可去也夫死可改也而有宋女共姜然後天下之爲夫婦者定而大易始乾坤國風首關雎以明之則煥然矣故曰惟聖人爲能立人極是數語者皆造理精極可以質往哲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矣其用工之方未嘗不以立志爲先而必主於敬故嘗曰人須先要立得此志方有下工

夫處且如而今全無明善克己工夫狹隘橫切而少寬洪和順之味傲慢吝滯而失溫恭明通之體百般病痛轉輾沈痼而不自知覺覺亦不爲極力痊治之計者正坐此志不立不肯要見義理要做好人以故超脫俗臼篤信庭訓資育莫能奪其志儀衍莫能亂其辯富貴貧賤莫能易其守而動其心矣謂九容九思爲涵養德性照檢身心之要最是學者徹頭徹尾底工夫搜輯諸家論說合爲一通逐條類附立綱分目以資觀省又謂自二典首欽恭以來千古心訣不越乎敬一字及其泚泗輟響而伊洛崛起特拈出此

一字揭作宗旨則前後一揆矣朱夫子私淑密傳于
橫萬豎無非此事而求其體用本末該括無遺則又
未有如敬齋箴一篇因逐段訓解朝夕諷誦嘗曰能
敬則理從此明善從此生故曰徹上徹下底又曰操
心持敬之方不著力不得大段著力亦不得又曰存
心玩理無處不可著功而念靜事簡者尤易見效也
以故平居無事之時常靜坐高拱對越上帝使此心
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昧事至物來神閑氣定庶幾
品節不差加以以省察之工自酬酌萬變之時至閒
居幽獨之地所以辨別理欲者兢兢業業不敢有頃

刻之懈剖判義利財度事理經綸規畫皆有條理其
所造詣可謂深且遠而踐履之精篤可知矣夷攷其
制行之一二則其事親也誠禮備至每朝率家中諸
卑幼拜省而親節日及生朝用凍水儀獻壽先生詩
所謂歲講吾家凍水儀三兒同奉百年庖者是也又
別設養親之厨書揭必有必請不可不知八字分藏
饌物藥餌合而扁之曰不換箴即古人一日養不以
三公換之意也重菴金先生嘗為記而識之珍羞異
味竭力辦備雖在絕峽之中而不乏江湖之產溫涼
旨否躬必點檢往往於身邊闔葱薑蒜椒等臭盤上

免壽集
器皿饌物品數無一差殊終身如一日嘗賀蟹以供
之供盡餘一蟹不敢偏進只得置之一日先生將遠
行家人以其蟹供之先生卻之曰二親甘旨未克吾
一味何得入口每出入或遇珍味如柑橘之屬必袖
而獻之其至行多類此嘗有一詩人訪見華西先生
華西先生與之遊溪樹下思欲以酒待之顧山中無
可沽處先生適遠出聞客之至也路沽一壺而歸華
西先生喜甚識之于詩曰邀客秋陰窈窕深若無爾
榼負如今其先意承順多類此華西先生幼學於華
王辛公辛公無後華西先生為置田一區省護其墳

墓又欲謀諸辛氏為立後圖先生周章十數年竟得
螟嗣出付公文成婚備贄使之迎相既又畧給財貲
以樹其家華西先生悅曰吾於華王乎庶乎其無憾
矣華西先生嘗以田土分給諸子女各有等次而以
次女婿口多食少無以加給有閔恤之言先生聞之
輒以自己稻塍分割與之其順適親志多類此華西
先生嘗曰吾兒常時必欲竭力將順吾志雖未可以
遽言乎盡子之職而欲其盡之之心則蓋有之矣就
此數事而推之先生之孝不但是口體之養而深追
宗聖之志矣其處兄弟也友愛篤摯唱和墳笈湛樂

不替教導文行誠勤俱到規畫產業慈惠周至姊氏
嘗寡居而窮迎致同爨教子嫁女費盡心力終使成
家焉弟妹嘗患癘輒躬率出寓扶將看護不以爲畏
如古庾家之爲者再矣然亦未嘗一受其染人以其
誠意之感神無古今之異也其待宗族也敦厚出類
推近及遠賙卹備盡嘗捐家財勸立義庄依范文正
之規而嫁娶喪葬俱有贍給其接人也忠信透徹踈
密無間表裏一致賢愚貴賤皆得其驩心而狡僞暴
慢亦輸其誠恭賙窮恤貧無所不至嘗有喪而貧不
備歛者輒貨夜蠶一口以助贈隧疾病患難殫力相

救或值財罄則雖日用器具輒隨手出販以伸情義
有篤志向學而貧不自給者或割粥分衣或設館接
眷以遂其志平生未嘗言人過惡然其於誣淫之際
必正言無回互容貸之意以此徃徃被人訾謗而不
悔也其御家也勤儉克盡每鷄鳴而起指揮家衆分
理職事矻矻無一人遊惰者稼穡蠶麻及園圃大小
措置董率婢僕日有所事而體其情加以寬舒家業
之傳來者勤力其中僅足免饑未有剩餘而內外浩
費殊難勘過然才局超倫法規畫一恒業有餘裕而
於大體之養不至傷害也其所以自奉則極其樸陋

人所不堪而處之泰然嘗曰今人有志於學者於生
產常全然潤略致得無限病敗畢竟至於犯義傷廉
者滔滔也古人窮格之學何嘗若是此雖小事所係
甚切且其治之自有道理自有節度只得隨事盡分
可也其接鄰也愛恤誠深嘗憂峽裏殘戶有乏糧失
農之虞用朱子開糶社倉之意設一小倉以賑之推
本古制參酌民情其規摹條畫要之可以推之天下
以資應給嘗歲值歉荒全村飢騷逐日而時煮粥與
喫或通計一旬粥米逐旬首日分給俾免溝壑之患
焉其立身也嚴毅寬大處事也公平正直日用動靜

不踰防閑嘗少時出入場屋循蹈規矩一不放過嘗
曰科舉出身事君之初頭路遙也若欺君犯法詭遇
而獲之則雖異日成九合一匡之功君子之所不取
也及中司馬遂廢舉或入城值科日則必出外經宿
嘗過一友人將宿及夕聞家內有巫事痛責其人而
違之宿他人家其嫉惡之嚴如此尤嚴於色戒後生
時遊洛有一冶淫乘夜挑之輒正辭拒之又將卜姓
有以孀婦薦之者却之尤於邪正之際極力扶抑嘗
曰今之闢洋學者須宜急在孟氏之闢楊墨然後可
免禽獸之歸孟子之時儒與楊墨其事迥殊人人易

人所不堪而處之泰然嘗曰今人有志於學者於生
產常全然濶略致得無限病敗畢竟至於犯義傷廉
者滔滔也古人窮格之學何嘗若是此雖小事所係
甚切且其治之自有道理自有節度只得隨事盡分
可也其接鄰也愛恤誠深嘗憂峽裏殘戶有乏糧失
農之虞用朱子開糶社倉之意設一小倉以賑之推
本古制參酌民情其規摹條畫要之可以推之天下
以資應給嘗歲值歉荒全村飢騷逐日而時煮粥與
喫或通計一旬粥米逐旬首日分給俾免溝壑之患
焉其立身也嚴毅寬大處事也公平正直日用動靜

不踰防閑嘗少時出入場屋循蹈規矩一不放過嘗
曰科舉出身事君之初頭路逕也若欺君犯法詭遇
而獲之則雖異日成九合一匡之功君子之所不取
也及中司馬遂廢舉或入城值科日則必出外經宿
嘗過一友人將宿及夕聞家內有巫事痛責其人而
違之宿他人家其嫉惡之嚴如此尤嚴於色戒後生
時遊洛有一冶淫乘夜挑之輒正辭拒之又將卜姓
有以孀婦薦之者却之尤於邪正之際極力扶抑嘗
曰今之闢洋學者須宜急在孟氏之闢楊墨然後可
免禽獸之歸孟子之時儒與楊墨其事迥殊人人易

見其不是處而又無通貨色之說可以誘說愚夫之
愆矣今之洋學有不然者故雖冠儒服儒者猶不免
衣其布食其味用其器浸淫陷溺而莫之覺悟見於
外者已如此况乎心術之微安得不與之俱化也甚
可懼也或謂洋胡在西之極其於東之極何先生憤
然曰舉世皆與之通工易事非比隣其能然乎今此
云云正如厝火積薪寢上而為安者也不智孰甚焉
嘗與人言確辯竭論明白痛快聞者無不神爽心潤
而信服焉於 本朝先正最尊尤翁嘗曰世多以尤
翁未免有英氣害事處然吾則以為衰澁之世帖帖

無骨子者想象猜度之言也以孟子之亞於聖者而
猶有此等氣象尤翁安得無些少這般氣味也至若
以狗尹等語舉皆歸之英氣害事則是不識尤翁者
人有戲之曰尹若在龍洞則亦可以龍尹稱之乎先
生遽應曰假使居龍洞則不以龍尹稱之在狗洞則
以狗尹稱之在此可見嫉惡之嚴不得不如是也是
乃所以為尤翁此非帖帖者所可知也蓋其腦次磊
落言論高尚者如此隱居山林一切名利不留於心
似若與世相忘長往不返者而其濟世之策救民之
方未嘗一日而不講嘗曰捨井田而論治者皆苟也

蓋治天下之具只是規摹法度而已規摹不定法度
不立厚薄不齊凹凸不同而天下不可得而均平矣
嘗有中原有事之報中外譁然以虜騎渡江為慮有
為防禦之說者先生曰以余觀之今日汲汲之憂不
在在外而在於內只思防外而不思所以內修之策
是失先後之序矣所謂內修者不過曰得人心安民
產而已革科弊清仕路除貪吏三者得人心之要也
釐還弊正軍政均田制三者安民產之要也人心歸
向民產堅固則國本立而外敵有不足憂矣有為避
難圖生之說者先生笑曰何不思舉國全活之策而

為此獨全之計也安見著棋者全局皆死而一點獨
生乎先生有經事綜物之才又長於筭數世之號能
吏者一與之接輒歎服謂以林下讀書之士可以委
之軍國機務者惟於公見之矣然卒不能達而兼善
則惟是發明斯道啓牖來學實有所不得以辭其責
者矣夷攷其事功之最著者則嘗因家庭之意謂朱
子聖人也其言一句一字或有所晦則害流於生民
禍及於後世且皇明以來天下之學三分五裂而
獨我東土專主朱子退溪先生註釋節要而宋子漢
而通之於大全農巖先生以後註家因而相踵或詳

或畧其功甚大不可不裒輯而表章之况今賢澤寢
遠異說交亂而古註之支離紛挐得售於海外乾淨
之方則其事尤不可緩顧其為書編帙既廣又散在
巾衍竭力求之四五年間聚合得三十餘家依大全
本文次第彙編成書以宋子劄疑為主而並取諸家
之書逐段分附如語孟精義之例凡七十冊名曰朱
子大全劄疑輯補又刪煩就要補以按說別為集劄
二十冊蓋其綱領大旨質之家庭而考據之博訓解
之精皆先生之功也吾東上下數百年精華命脉盡
萃于此可為讀朱書者之指南而雖粗解文理者不

勞於冥櫛而得其門矣此千古之大業也先生之平
生精力盡在此書而道學行治之得力於此亦不可
誣也又於宋子書欽崇服習亞於朱子嘗草創劄疑
編輯節要而未及卒業殆為斯文之恨也至於天文
地理曆象筮儀無不洞觀其妙而作辨以明之於文
章有天才操筆立寫數千言率多鏗鏘璀璨梅山洪
文敬公嘗持先生簡牘語人曰某甫之文聲出金石
此可知其見許於一世而少嘗有意於作家軌範及
讀宋子書又推而上之專門朱子之書則磨礱圭角
韜晦文采渾浩流轉條暢精密粹然一出于儒家本

色矣在詩律措辭典雅稱物芳馨風致弘遠意味冲澹出於自然而無艱難勞苦之態其咨嗟詠歎之間一出於情性之正於筆札亦有不學而能者八歲隸書堂額大字畫刀猶勁間架縝密駁駁乎名家而遂棄不治但致其敬謹而已性好閒靜其讀書編摩朱劄之役多在蕭寺如恒陽之高達雙溪嘉陵之懸燈綠驍之王水奈城之禁夢俱有遺蹟又愛佳山水以匹馬片艇東登楓嶽南溯濕江西遊松京又南入清州之華陽或馮壯懷或致曠感或寓羹墻之慕焉忠義慷慨每歷前人殉節地輒咨嗟不忍去嘗入越中

遍賞諸樓閣讀板上詩文至說端廟時事流涕被面不能成聲雖在史傳中遇古人伏節死義處亦然嘗見日食既不覺失聲慟哭莘西先生嘗曰吾兒平日便以死於國事自勵若其出當世路則必能允蹈矣所著有文集七卷朱子年譜拾遺海東淵源錄飲禮考證昏禮備要律呂解濕遊錄等書藏于家哲廟壬子承莘西先生命就洪川之三浦經紀小菴畫室而東謂其地寬曠可與同志講學明農擬將畫田講井制等壇行飲禮頭緒略定翌年癸丑三月作故山省墳之行行到洪川甲吉山中馬驚落傷以二十

九日卒于客館享年四十二疾甚猶告後生以勤力
讀書與傷人說糴弊到極民不聊生媿媿不已其臨
死從容又若此華西先生省視其落傷處長吁一聲
曰始吾以某也謂忽淵冰之戒今平地被款段所墜
便至於死則非渠之罪也吾無憾矣士林聞者莫不
氣塞至今五十年道盛德者猶多流涕以四月日葬
于槩溪後麓越十一年甲子九月移葬于溪南盤谷
申坐之原配孺人寧越帝氏錫璉女白麓應時之後
先先生八年而甲子六月二日生後先生十一年而
甲子六月一日卒墓村夫人寬厚柔順優有婦德無

育取季弟孺子鍾億為後鍾億生一男一女男承祖
女適李範容承祖子達和女適朴寅圭嗚呼先生以
明通之姿生大賢之門才盡經濟之具學具天入之
妙縱不能進而有為使斯民蒙其福退猶可以傳學
明道以施嘉惠於無窮夫何天既示之兆而不畀之
以壽終與顏淵伯淳同貽千古之憾是無乃天理之
舛耶抑所謂命數者使然耶雖然其言行德業之略
見於遺編者猶足以裨世道而淑人心則後之君子
因此而求其體用之全亦可以知其為間世豪傑之
才矣嗚呼是尚可以慰後人之思也耶竊念益鉉井

甬趨拜於老先生之門也見其高山大海嵩深而不可測而退而見先生洞洞屬屬善繼善述不出家而得斯文之傳竊以為孔門之子思沙溪之慎齋幸復親見於今日矣既而見先生之早世益痛時運之否而吾道之窮也今承祖以狀德之文來囑曰詳吾祖者莫如公願有以記之蓋先生之德之功以華西先生故反有所掩焉者然其實有不可泯者則秉筆者自當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也遂就其家狀彙括如右以俟知德者攷焉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目錄

遺事

曾王考嘉陰府君遺事

皇考同樞府君遺事

傳

崔晚悔翁傳

全孝子三世傳

掌樂院正吳公傳

李氏三世孝婦傳

文良郭公傳

景寒齋先生郭公傳
烈婦巴山李氏傳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遺事

曾王考嘉陰府君遺事

副司正公諱成默令人全州李氏即公之考妣也公以元陵庚午十二月二十九日生于京第容貌甚俊甫三歲李夫人捐中饋哀號痛哭儼若老成莊重沉默人皆期以遠大

歲己丑公年十九司正公不幸考終於咸州旅館父子顏面兩地隔截公聞變之後晝夜號哭如不欲生及其返塋于墓下也情文易戚俱極其至時家事板

蕩徼無至親凜凜乎如輕塵之棲弱草自他人當之
便顛倒錯難易至門戶傾頽學業就荒乃幹蠱之餘
克意講讀卓然有不可拔之志古語所謂衆流靡靡
一柱亭亭於公庶幾焉

制閔後往拜有心齋李公於永平玉屏蓋李公以泉
門高第謝却簪纓窮山養德蔚有聲望及見公不覺
欣然勉以學問曰鄙人少日不無好意思早登陶翁
門而不能力學今老且病多有悔恨君今年方富有
聰睿出類苟能篤志劬學何古人之不可及哉公感
格服膺自是勇往直前有凌八荒致千里之氣象丙

申作述懷辭以見志蓋以遯跡林泉講明道義爲準
的命脉

公稟姿英邁豪健性度剛明果毅氣像軒偉嚴俊正
如峻嶺特松撐立不倚凌霜雪而不凋貫百歲而不
變

公常以小學四書近思錄爲日用茶飯晝讀夜思所
言所行最以小學爲平生程曆未嘗小弛常曰願爲
小學童子也

其勉子孫讀書之方曰格致以明理誠正以存心方
其靜也莊敬涵養以立其不偏不倚之體及其動也

胡辨猛察以謹夫天理人欲之機是以言之親切不
靠著一邊言存心則必舉明理言講學則必務存心
周全完備有以合乎程朱之存心致知孔顏之博文
約禮雖俟百世質古人而無疑此非見之精明行之
篤實安能如是之道得出來也

其論人心道心說曰從性命之正而發者謂之道心
從形氣之私而發者謂之人心性命之正者仁義禮
智之理是已形氣之私者耳目口鼻之欲是已夫道
器之間一公一私一重一輕並發互用雖高才明智
難辨其公私輕重之別况公以孤露餘生倚無師友

之益只以簡策從事修辭立說判道器於已發之初
契心法於千載之上通明灑落無復可疑此非尊賢
之篤實自得之邃密安能與於此哉
公尊中華而攘夷狄斥西洋而扶吾道某年間全相
國達厚方使中原貽書或言公遂叙清陰先生節義
之大略附以平日慷慨之懷以答之乙卯年間邪學
方盛縉紳士庶浸染者相望公不勝憂懼著辨說以
示鄉黨諸同志至於尋常吟詠之間亦不出於此箇
義理豈朱先生所謂賢人君子悶時病俗之所為忠
厚惻怛之心者歟

公與有心齋長胤堯欽及鄉中諸友立條明式排講
問難日月相會不廢風雨由是之故傍觀聳動稍有
刻厲鞭辟之風矣

公於禮書淹貫百家若有人起端問難則隨問隨應
無所凝滯又抄集其見遺於禮輯問辭者名以拾禮
可傳於後矣

公於我東事蹟旁搜曲剔俱收並蓄自 太祖大王
至于 純祖初年幾為百餘卷又略依筆削義例去
其重複正其紛亂自 太祖至于 英宗初年彙成
卷帙名以 國朝摠略其於俗尚之污隆邦禮之正

變是非之樞機忠逆之關鍵毫釐不差

又作東人列傳自麗朝鄭圃隱至于 本朝四大臣
其邪正賢否是非輕重瞭然可觀

公平日飲食衣服主於儉薄嘗曰衣取蔽體食取充
腹而已

公嘗以朱宋兩書為晚年工夫朱書則圈點標識或
加註釋宋書則倣節要義例去其冗煩掇其精采名
以宋子立言嘗曰朱子百世之師也尤菴我東之朱
子也侮朱子而務立新說者亂道之人也背尤菴而
尊尚他類者誤國之凶也竊謂尊華尊周兩段即撐

天地之大道也亘百世之常情也是以遂翁撰尤菴碑文不過曰義秉春秋學傳武夷則凡此義理言之非難知之也難守之也難乃公之所平生秉執不出於此其發於言議者又如此其正大光明無所回互存王法於既滅扶正學於叔世真可謂知之明言之暢守之固者乎

公以四勿九容爲省察戒懼之科每日早起整衣冠拜謁祠版退坐書室對案看讀不解冠帶終日端坐未嘗有怠慢之容

與人言恭敬慎重未嘗有戲慢之色和溫之中嚴毅者存

子孫有過失輒對案不食待請罪改過然後從容戒諭之見人過失亦溫言順辭使自知改曰人孰無過改之爲貴

若有大雨迅雷則雖夜必整衣冠而坐

公孝思天得李夫人下世之時公年三歲及長以未得記先妣顏面且不得孝養嚴親爲深恨自司正公下世以後至于八耄之年每當晬日哀痛罔極况若巨創不受子孫獻壽之禮至於回甲之時一門上下極諫以請公卒不許焉詩曰莫獻兒曹稱壽酌杜門

端合誦殃愆若公之所執雖曰終身慕父母人將無
間於其言也儘乎孝爲百行之源衆善之本而決非
性於仁者不能是故當時名儒謂公以篤學程夫子
也

繼先妣盧夫人在堂公若事所生愛敬備至志養無
闕及其遭變公年高氣衰猶執禮不懈焉
冠昏喪祭一以朱子家禮爲主參以沙九兩先生禮
說不以俗例間之

公於我東前後士禍許多文蹟詳載備錄秉義理正
直立論議明白嚴若斧鉞而不出於天理人欲君子
小人之分矣

公之文辭洵馮天真純然有樸實淳古之味

公於宗族恩義兼盡會立券明條作序并卷辭意懇
至誠心惻但伯仲乎范文正報本卹族之義能使頑
者廉不肖者興起有感發人者矣

公胸襟灑落如荷珠水月超乎物累之外嘗夜讀廉
洛諸君子詩與雅誦句語深得無限意思也

公每以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成立如
天覆隆燎毛之說訓戒子孫焉

公平日杖屨不及權貴之門雖達官貴客亦知公之

素履往往及門折節下之退而言曰崔公真君子也
自不敢睨睥於其前云

公少與金尚書達淳從遊講讀及金公釋褐之後公
未嘗一造其門金公不忘舊要時月來候書問饋遺
表出他人終始不替

李尚書書九與公契結金蘭李公大拜之後公以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八字貽書勉之李公深納其言七
疏得遞以此觀之則公雖以布衣韋帶終老窮山而
出處之義講之已熟矣

李公嘗曰崔某好學而文者也

金侍郎邁淳在公為侍生而心悅誠服每以疑禮質
問公答論循循往復頗繁金公嘗稱嘉陰居士謹而
知禮者也

金副學近淳金判書學淳金羅州履錫虛心尊尚嘗
曰崔公既脫場屋又斷城市之行則其操守堅確有
非拘儒俗士所可及也

青城之南素多匪人吹毛射影意態萬千而覲公之
威儀觀公之言行者皆相與言曰吾見學問之士多
矣未見如崔公者也

公之長子生員公天資豪邁聰明絕倫詩賦疑義表

策各數千首三闈大科以微瑕還拔只止小成年五十一便觀化公雖理遺痛恨已深且奉養凡節不能如前適體疾患之漸已基於是

丙戌夏宿患添劇至于七月坐臥須人食飲頓減無望回春桐橋李重圭敦厚謹慎淹貫經籍素與公親厚者也來問患候談論少許落淚長歎曰吾鄉不幸大老將逝此蓋信公之篤尊公之至而自發於言意之表者也

及其臨終精神爽朗語言亮清呼子孫曰正余冠正余體既正怡然而逝時七月十六日申時也享年七十七縉紳章甫莫不嗟惜曰斯人胡遽至斯及葬多來哭甚哀

夫死者一身之終人所難慎是以雖有平日踐履之力者于斯時也類多威儀顛倒神氣濁亂是所謂不能善終者也歷選古今能謹其終者千九百一則果非至死不變死而後已之勇不能及此者明矣黃勉齋撰朱子行狀特說臨終時事我東儒賢於先輩狀德之文亦多及之今此云云未必無所受云

公之貽錄經說殆成卷帙公在世時失柁丁丑回祿略集其詩律書札往復序記雜著等屬名以拾零未

脫草稿藏在巾笥於焉近三十年今春始傳寫妄加
刪削約為三冊命名以嘉陰遺稿藏于家
公之言論事行著述文章以敬為主論讀書則曰存
心曰莊敬涵養論事君則曰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
王前論修身則曰恭敬為主論處事接物則曰洞洞
屬屬如將失之

竊謂祖先有善而不著是不仁也象其德摸其懿而
或爽真境則亦未免一髣不似便作別人之議故持
此兩端徊徨瑟縮已多年所昨秋三山從叔略叙當
日親炙之實名以聞見錄以為狀德之資拜受敬讀
不翅詳悉而參以遺稿所錄家嚴伯叔父之所言則
於公之大體不無一二遺落之端茲以曲見妄想略
略補入能免當時立言君子作別人之譏乎

皇考同樞府君遺事

府君諱岱字士宗系出慶州崔氏以新羅侍郎文昌
侯諱致遠為鼻祖歷高麗至 本朝世有公卿燕山
朝全羅監司諱灌以直道忤於時不究其用於己卯
左贊成忠齋先生為再從叔父刑曹判書諱應虛光
海時不叅構殺國舅與大臣庭請 天啓辛酉以遼
薊路梗航海朝京師事載尊周彙編於府君為十一

世七世高祖諱裕泰官郡守禁錮于辛壬士禍曾祖
諱成默副司正祖諱光肇 贈司僕寺正號嘉陰處
士讀朱宋書闢西洋學為士林推重華西李先生銘
其碣 贈僕正四子長克明生員次克敬 贈左丞
旨以孝友著稱即府君考也妣 贈淑夫人全州李
氏考諱克懋惺齋處士諱綱之玄孫
府君生以 純祖丙寅七月一日卒於 嘗寧丁亥
五月二十四日壽八十二其年九月葬于抱川內北
問禮洞坐丑之原以子侍從 恩秩通政至嘉善為
同知中樞府事配貞夫人慶州李氏考諱晉懋貞淑

柔嘉事君子無違禮先府君二十二年卒二男長升
鉉過房次益鉉文科參判生三男一女永祿永學過
房永福女任明宰

府君天稟秀異自幼動止凝重語言簡默不隨羣兒
遊戲惟書籍筆硯是好之嘉陰公嘗曰此兒德器非
凡必有將來

嘉陰公早廢科舉從事學問以小學家禮為修身御
家之根本嘗訓子孫曰人道盡在是矣府君自少攜
槩動靜語默一遵其教成童前盡通孝經四子等書
間或隨眾習切令文字而未嘗有奔競之意十七丁

外艱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感動街人事有疑難處便稟告于嘉陰公及母夫人行之未嘗自專府君早喪所怙奉偏慈慰安扶持極其怡愉十餘年至庚寅十月又當巨創擗踊過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羸悴成疾自喪至窆無日不杖而後起而朝夕哭奠必身親莅之未嘗放過

壬癸大歉也府君才經墜禍又當是會自壬辰秋後至癸巳麥嶺一朔而粒食者不幾日二婢一僕皆散走渾室並面浮菜色乃處之晏如無幾微色晚年每語及伊時經歷曰菜食之餘雖一掬米和之爲食則顯有生意一段不動其心安靜以過是吾得力

甲乙之年 憲廟幼冲嗣位人心騷擾畿甸人士多離親戚棄墳墓向四郡等地府君亦宿有經營而不出於口至丙申春決意爲移動計先妣問其故曰將保活兩箇兒子耳時伯兄方十一歲不肖年四歲離至平丘江上發艇至中流伯兄跌仆落于水中篙師急櫓而拯之半餉始蘇先妣謂遠行之初兆朕不祥示以難色而不欲前進則曰已定之事不容改路溯流至木溪卸下陸行八十里入丹陽山中以居之蓋其始至橐中所儲僅辦數椽土室而餘資不過數朔

契活因以飢饉於斯癘疫於斯回祿於斯首尾凡八年

近地無知名士族比鄰皆西北寓戶從事擔負不識文字爲何物府君以伯兄年踰就傅才思有望而無可師處爲深憂聞有金公琦鉉曾以彥陽故家避地堤川已屬三世操行端潔文識淹博爲人所推重者即往訪而示其意金公曰吾兄在百尺竿頭其能易乎曰君若肯受則渠之糊口吾當自力自是每歲一二朔或三四朔必措備藁糧以繼之

既而金公不能家一日來言曰吾零丁多病無他親戚時欲其出門行役以宣悶鬱而年少室人無可託處願與子同室以居之府君許之時舊屋爲負債所驅賣而償之方遷居錦繡北麓定頓未幾被隣火延燒僅救祠版餘外什物並蕩然附近民人方并力新構府君欲橫豎二楹而壁其半俾爲兩家契活象莫知其由多云不緊曰無他將以處金某也吾既有約何忍背之無何金公果攜朴夫人徒步而至同爨炊者幾半年餘金公病作行之不能而坐坐之不能而臥一臥之後更不起身而竟至屬纊時辛丑十一月也適大雪以風府君乃手其絞衿斬土殯之明年春

擇向南處移窆於是朴夫人無所依歸萬般泣懇願
從僕役而不辭府君再三思量獨其本親有程免間
一人計將躬往託之而謂孀婦徒行不可示人乃貫
牛親牽屬之其家

癸卯春舟于清風中到楊根村舍賃屋以居之前此
聞華西李先生聲名每欽慕不勝及入其境如朴公
震赫李公鳳緒俱以文行淵源於先生不甚尊尚或
加譏貶府君不入柁耳即往拜之告以平日所懷與
夫多少閱歷先生亟稱其樂善守窮鮮與倫比因與
其胤上舍公及門下高第重菴金公為知己友自是

以後書塾會講溪壇習禮亦必趨期往赴未之或闕
及其歸也常若充然有得見於色辭蓋先生教人隨
其地頭平易通達莫不有益府君之心悅誠服蓋有
默契者存而非聲音笑貌之爲也

不肖承命出入函席五六年未有所就徑以家勢赤
立爲憂欲其從事科目則府君不能力沮而嘔唏太
息曰幸得賢師不卒其功命也奈何只當尊其所聞
行其所知而不得罪師門可也

壬子春移寓龍津江上蓋權都正丈季氏爲其子上
學而邀之也都正丈每稱府君以厚德君子而間又

向人說媿媿故其季亦耳熟而有是舉不肖將冠府君欲爲三加而以無坐客之簞爲憂季先生謂某之好禮不可孤也卽率其兩胤及齋冠巾以臨之都正文顧謂其季曰寄在夾戶能舉三代之禮詎不壯歎適爾所教兒鉅根如犢天皇氏一行終日不能離口且權丈性決不解文字才期年謂不善教誨暴厲聲色使卽空室而出去時癸丑十月也府君方以疽患委頓天又甚寒不肖或欲乞憐而緩之則曰情外之人不可較也宜更就舊居主人相議爲卒歲計可也府君於師門一隊不能忘情還鄉非其所欲特以勢

不得已至甲寅春捲還故土而回顧師門常耿耿不怠躬親庶務不遑寧處時不肖在泮中將歸覲上書以先之答曰歸將何爲欲見乃爺流汗之苦耶翌年春不肖榜聲至人或慶之府君只隨問應答別無喜色旣而微司漫職或有舉議則輒戒之曰雖是爲貪王事一也勉之敬之母曠其職及其守園逢禮堂之怒出宰值帥臣之彈而去就在卽則曰無愧吾心是矣利害不須言也

還鄉以後師門路程極其遙遠又當衰境而歲一往候未之或廢每稟以處已接物之方正義明善之道

先生酬答曲盡源源不竭又作固窮說以贖之戊辰
三月先生沒門人外諸嘗往來者或多加麻以臨之
府君謂吾於先生處以朋友也則不敢謂之師生也
內無實事外託虛名不其有累於感德耶只以平時
眼色笑臨

不肖過不自量妄犯時諱如癸酉言事丙子斥和是
大禍立至萬無一幸之舉也觀於伊時風色可見府
君終始坦然不以為意至若居謫時書尺往來無一
毫咄嗟語只勉以慎居處着文字而已

府君肌貌豐盈德性溫厚望之儼然即之可愛語言
詳審常若不出口至如朋友酬酢子姪稟告或有隨
眾俯仰不克自主之意則必大其聲色以折之使不
得萌心而發口自少未嘗言人過惡其有行義文學
之人則中心好之又從而禮貌之又稱揚之人亦不
敢以人之過聞之而聞人之善則銖兩尺寸不遺也
接人平易和樂不設畦畛其有惡行或處心回辟者
雖或因事至前必羞愧俯伏無所措顏此其平日云
焉有以畏服其心也是以其有教戒不煩辭說而人
自易從其於親知子弟教導之同於己子不有間隔
平居用工務在本實而不尚述作或有因人應副不

得已哉則辭理簡當筆法典雅皆二十前工夫得力而小學一部平生服膺檢身若不及不欲勿施於人事親以孝奉祭以誠或得美味佳品不先入口值考妣忌日輒擊煖交逆木裾蓋濕雖在流寓苟且俗節家禮一未闕焉

嘗謂人生可畏是獲罪于天天即天命苟或違之則非只不容於人亦且不容於鬼神非只不容於天下亦料不容於後世是所謂無所逃也

府君與香下柳丈年德並埒每鄉黨有冠飲禮會必進而致之迭為賓主又值花菊令節與非時逢迎必

觴詠信宿話及古今人物彼此閱歷時事得失或歡欣談笑或悲怆慷慨蜂涌不竭如是者蓋十餘年

重菴丈平生多口愠於一世及其以嶺儒疏廳時書簡事衆怒如火則雖主邊人莫不以為過當失中自取顛沛府君獨以為此翁眼前所見唯一箇天理二字生亦以此死亦以此將其身命付與時人久矣此所以為重翁決非流俗輩所可容易語及也

丁亥二月始患喘促進退無度乃知不起命不肯曰時象日非事變難測須善保晚節無失令名無他語也

竊惟府君有德而厄於時不克著顯於事為惟承先
毅後一念剗荆金石可透不肖誠孝淺薄志氣單弱
其於府君志事不能踐服其萬一滾來滾去成就一
荒廢棄物既十分皇恐又並與府君平日潛德懿行
而任其泯沒則不明不仁罪又難贖謹叙列如右用
俟立言君子秉筆而採擇焉

傳

崔晚悔翁傳

翁諱勝鉉字德胤姓崔氏慶州人以文昌侯孤雲先
生為鼻祖考諱聖王妣丹陽張氏孟吉女翁家世困

窶耕稼以為生里俗亦朴陋鮮鮮文字翁生於長松
謹能教誨能自樹立念不紛華口絕鄙俚處已接人
一以悃悃表裏無間性本有氣槩不帖帖至義所當
為未嘗以利害毀譽為前却聞人實行為象所信服
者必歆艷嚮慕形色辭早喪所恃事嚴父極其愛
敬心志之養口體之奉雖號稱孝子無能居其右者
及喪而塗朝夕至墓前拜跪號泣上著衰服時或暫
解親膚衣袴不遞改以訖三年邑之章甫齊會發又
將為薦狀翁聞其事亟使止之曰審如所云誓不敢
復出門庭議遂寢余以迂踈往在癸丙間妄干時政

貶謫絕海其地俱在千里外洋舟楫往來少有逆風
便性命判焉真鬼門也地獄也雖子姪於謫客者僅
或一通出入不然類畏悼惴慄不克向前者多矣時
翁與余無一面之雅只憑風聞不勝慷慨倉卒盪纜
為拘則乃賣饘粥所資裹足以赴之而越濟州一入
黑山凡三渡滄溟並致綈袍之眷其入海之時島民
規習本不許生面人同載設或聽施又有討索翁坐
津頭語以行止曲折則篙工輩亦皆感服不徵一文
恪勤護送到處如之其後又一舟至青城山中候吾
親安否統計前後為萬餘里行役蓋其風韻心力之

篤實剛健當此於古人不可以時俗例之也翁素與
蘓斯文禧曼相善麗澤多矣又與吾友朴海量屢晉
蘆沙竒丈席門庭而請教焉晚悔二字乃伊時自號
也蓋將收拾業楡親近有道追補其少壯蹉過而處
以今 上癸未年六十四而卒於是平日耳聞目擊
於翁之事行而心悅誠服者莫不歎息掩泣曰善人
逝矣嗚呼噫哉翁卒之八年庚寅嗣胤永昭踰躅遠
顧因又示之以芝南山人所述記文要一言以申之
撫古懷今感淚自滋且竊惟念翁之為翁因其所性
而無一毫受病於物累則悔不悔不須言也既曰不

須言則題外之說適所以掩蔽翁本真而不足貴也
特其到老幡然惟日不足之意真可書而不可泯也
遂敷述其大槩為晚悔翁傳

金孝子三世傳

黑水之東五百里而遠有山曰飛禽飛禽之間地土
寬平草木秀潤生物繁暢甲於諸島讀書種子亦彬
彬焉其中有一人祖子孫三世事親至孝感於天地
之大通于神明之幽以及昆蟲動植之微海外蠻夷
之賤靡不孚格歸向以顯其實而道臣置之而不問
直指漏之而不覆境內之冠章甫衣縫掖者亦皆袖

手緘口有同秦人之肥瘠而不以為計是以積德百
年之久旌表不及於門蠲復不加於身而使遠近大
小之人未嘗不咨嗟而太息者耶金孝子玉光及其
子與孫也島人之言曰王光金海人其先無文獻可
考家甚貧嘗採薪行傭以為養天少冷則問曰得無
寒乎食稍久則曰得無飢乎怡愉供奉極其誠勤不
得已外未嘗暫離其側曾有大蛇上其父之身玉光
輒臂於前泣喻以勿害吾親而代我之膚則蛇忽不
見去處及其父老病瀕危醫不奏效嘗禱于天神地
祇冀以身代之將絕嚼指流血於口得續命九日而

不救則哭踊過甚頓絕乃甦既葬廬于山側每夜朝
就墓前拜哭其當膝處穿而成坎啜粥廢櫛以盡三
年年七十四而卒子啓得自幼少以孝聞其父病嘗
欲生鰓啓得至海邊哭泣則偶有雙鰓現出歸而供
之至其疾篤輒嘗糞甜苦稽首北辰再割股啖之延
喘數日而卒嘗夜至殯側哭而省之聞鷄始還既窆
又居廬山脊高峻乏水一夜夢老人杖而至畫示井
處掘之則水泉湧出而村下食井味即爲變三年後
始復古隆冬多猛風積雪有時屋宇震動行旅阻斷
而於廬幕幾步外則一無及焉大祥之日嘗還靈筵

至其行也夜氣甚清明見有一條瑞氣自墓亘于家
祀訖哭而上墓晚色淒暗又有神火如燈燭左右引
列行盡而止島接大洋而胡船嘗泊焉問情官例是
列邑命吏而彼等皆晏然不動一髮及啓得適因事
經由則乃一齊起立叉手鞠躬曰此孝子也身得無
拜平生叱咤之聲不及於犬馬忿厲之氣不見於邑
辭人於語次或以孝子二字加之則輒赧然不受曰
吾父果爾不肯則未也年七十一而卒子達仁性又
至孝其父病適思生瓜達仁哭而出彷徨場圃則又
有一箇沙瓜自何落於前遂持而供之既卒而葬廬

墓三年至如割股啜粥廢櫛等事一同於父祖之為
而無遜焉噫此其三世孝行之太畧而里閭誦之紳
黨稱之以至田夫走卒黃童白叟萬口一辭而無間
然者也夫辭文字談道理瞞其顛末其轂張皇凌駕
馳聘誇耀而謂人莫已若者夷考其行為於養生送
死之際則頓沒片善寸長之可錄者有之或其進于
此者亦多勉強假飾有所為而為矣而出於純然無
偽之心者蓋寡矣至若卓爾絕倫之行則亦百年一
人一家一世而旋及子孫不能趾美以貽父祖之羞
辱者滔滔也今余生實遊鄉絕島一編戶之入耳未

必有父兄師友之教訓未必慣古今之善行未必識
天命人心固有之本體而乃其為人町不能為行人
所不能行三世一德前後貫徹而積累洋溢以致天
地鬼神臨之在上民謠物祥證之在下蔚然為水陸
幾百里標準矜式者奚只人傑地靈之為可驗抑非
性於天而根於心者純粹精篤不為一毫氣欲物私
之礙障而發於行者自然無所為而然不能也豈不
可敬也哉其至今沉屈未見表揚者是時之遇不遇
而真所謂所能者天而所不能者人也於孝子又何
傷焉若有繼考亭而述塾教之編者則當並列於顏

丁小大連之間矣而且今 聖明在土羣賢布列凡
伸冤雪枉勸善悼惡之政有其舉無其廢則又安知
孝子之名不早晚登徹褒揚闡發慰英靈在九原霑
生者以秩祿而金氏之門以之丙昌大乎余在入海
之時適與津吏登本島高頂其人指山北秀麗而村
者曰此世世孝子所產之地也竊聳聽而叩其一二
今於半載之久聞於往來及居人者如出一口意其
小善細行必多可言者遂懇同志人文生光會而探
其未盡則鄭坐在翊為孝子外戚者袖一紙來謁閱
而視之即平日所聞而第其大處如此則小者可推
而知也嗚呼青山不泐則孝子之跡不泯滄海不涸
則孝子之名不死吾又何贅焉

掌樂院正吳公傳

吳公得鄰字弼邦羅州人高麗進士淑珪之後也曾
祖堤祖末男考崇壽啓功即公骨相魁偉智略過人
事親有至行壬辰倭變聞 大駕西遷慨然有敵愾
之志挺身奮起馳赴李忠武公墓下與議籌策忠武
大器之軍中事悉以委焉遂破賊於王浦唐浦沙梁
浦唐項浦等地戊戌露梁之戰賊會平行長欲假道
歸國天將陳都督璘欲許之公言於都督曰將不可

許和讎不可縱遣老爺許和之舉恐非 天朝本意也天將漸謝行長糧乏勢窮與南海賊舉火相應而來公與宋希立柳琦設伏於嚴木浦邀擊大破翌日南海賊又至圍天將甚急忠武公突圍救之忽中丸顧謂其兄子莞曰戰方急勿言我死急命吳得隣督戰以剿此賊言訖而死莞如其言只曰叔父急命公督戰公極力戰之可也公乃麾騎突戰忽中丸幾至悶絕頃之復起裹創而戰自朝至午撞破賊艦二百二隻追擊大破賊將義弘僅以身免以餘兵逃走平行長潛出苗島西梁而遁公奏凱而還事聞 上嘉

其忠除掌樂院正以 崇禎丁丑二月十八日卒贈嘉善大夫葬于羅州南公水面角弓山負癸之原有三子俊獻武科咸平縣監丙子舉義瑞獻翼獻武科水庫別提右湖南節義錄錦城三綱錄所載及家狀大略也公九世孫永奎請余立傳遂不揆僭越略爲之撰次云

贊曰 穆陵壬丁之役固忠臣義士捐身赴難之日也然如公者草野一匹夫耳無官守封疆之責而乃沫血奮起尺劍抗勁賊片言折和議涉險被創九死靡悔何其壯也是其忠義之性必有大過人者而不

但為一時軍功而已也彼以高官厚祿讐視宗國
認賊為子而自陷於無父無君之科者能無愧乎噫

李氏三世孝婦傳

孺人鄭氏向北堂遵一后考明履妣咸陽朴氏壽潤
女生 正宗壬子卒 嘗子乙亥葬桂陽村後先兆
良原孺人生有異質在室以孝謹聞父無男子子取
族人子為后處之若同胞人無間言年十七適全義
李潤大舅姑老勢赤立無饋粥資誓其夫曰親飢不
能養焉用子為吾躬織紵用備菽水君其勉學不替
門戶遂手口共作靡有朝夕而家力稍舒既夫卒只

有一男一女將欲下從姑李氏見幾扶泣曰爾若辦
命余將疇依且幼孤在焉不可徑情孺人言下改圖
規爭如初養老恤孤克立夫家姑病瘡久醫不奏效
或云人血最良乃血指和粥進者三竟得瘡完及沒
哀毀盡禮鄉里一辭穢孝烈其子聘禮臨行戒曰慎
無傾情倒意有言于新婦兒女一窺其夫之淺深則
為禍為孽將不可測其教以義方者如此徐氏系出
利川新羅阿干神逸后考敬煥妣慶州李氏屋啓女
生 純祖甲申天資純淑自在髫齡口不出非禮之
言閨中幼穉或言及外事則必正色折之年十六適

全義李擎根孝養老姑不違宮事姑鄭氏得疑病醫
云鬻酒可效時霜嚴風高瓠之甚難村中婦女數人
憐其至誠偕往沮洳處瓠之各得一介試之即愈又
值癘疫其夫最急徐氏目不交睫焚香祝天願以身
代者凡七晝夜俄而繼痛證勢難救而晏然不憂曰
所天差完我死何恨竟至不起得年才二十九姑哭
之痛曰吾孝婦逝矣純行貞烈鄉鄰所稱天若有知
應感下情今何降禍如是其酷也金氏繼徐而家法
一遵無違撫育子女如已出入皆稱之洪氏籍豐山
洪崖侃后考祐成妣全州崔氏達永女 憲宗丙午

生天姿絕靜年才十歲能知閨門懿範奉祭酬賓佐
長者少無違禮父素嗜酒或醉倒不省色變如成人
待其醒進糜粥年二十適全義李泰魯事舅姑如事
父母夫甚愛之或形於色辭輒曰夫婦相敬去訓即
然何可乃已夫又得病三年沉吟刀圭之際或有恣
生徂欲之意則必以順辭諭之曰自是父母遺體誠
實治療勿貽父母之憂不亦可乎一意防閑差完乃
已採擷紡績靡有暇逸雖當歉歲甘旨之供未嘗乏
絕適值大疫一室在水火中洪氏勞不辭紳困不交
睫竭力救護舅與夫僅免危境而身又及焉一夜依

佈聞其夫痛哭聲力疾問焉曰何為其然也其夫謂親瘠稍完只有麤麥無一粒真米老人情境何以堪焉洪氏怛然覺曰曾以麤米數升藏在小橐而忘如夢境矣須覓而供之其節縮勤儉緩急有補者如此卒已卯三月得年三十四

外史氏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於梱內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矣故詩始國風易本家人所以原性情而明人倫也至其王迹息而兼并作則子壯出分婦姑反唇相稽秦之俗已然矧茲歐巴之交人心陷溺能子在所生者十難其一况在

如事之地而二世三世趾美不替殆李門之所獨倘有如紫陽夫子者作而述小學續篇則安知不翼陳孝婦唐夫人同其闡明而傳之久遠也

文良郭公傳

文良郭公諱樞清州人也姓原本出周號叔而唐汾陽之孫奉使東渡後有諱祥為新羅侍中寔其上祖喬木乎高麗文成公元順顯公尚文忠公坦文簡公琦密直司事預之德之勲前後有聞曾大父諱雲龍禮部正印太父諱延俊典法判書清原君父諱琛門下平章事妣清州鄭氏版圖判書怡女以忠肅王戊

寅生于清之楸洞少與鄭圃隱先生同學相交年少
一歲道義甚密恭愍壬寅子十月又以國子進士同
登新京文科李石灘存吾文三憂益漸亦其同榜因
居松京踐歷臺省以清直著壬寅同圃隱選入翰院
冬十二月辭官歸鄉圃隱以詩贈別屬意鄭重其曰
手操褒誅筆高節不可折者蓋見始知終許其所抱
也至於白日慘不輝陰雲擁無缺者雖寫惜別景色
而傷時憂國之意默寓其中何時春風揚會合無離
別僅駕同長途腦中共君說者可以見期許之深而
真所謂唯公可以此言聞者也蓋同學同選非公一

人而臨別眷眷如此千載之後猶可默想而公之始
終可以推知也甲寅召拜中顯大夫藝文館直提學
乙卯加中順大夫密直司右代言寶文閣提學知製
教知軍簿事同知書筵事戊午遷奉翊大夫簽書密
直司事庚申錄端誠輔理功臣加三重大匡封上黨
君公恬雅幽貞廉淨寡欲喜怒不形自幼有大度德
望夙著揚于王庭志在致澤而憂國如家自爲已任
及知其事無可爲則見機決退浩然歸山而一念憂
虞不忘君國至誠惻怛見乎朝野故旌招煩身登
台司而清白其操常如韋布 聖祖威德日盛天命

有歸則屏跡林泉若將終身至花圃翁遇害則仰天
大痛曰天乎天乎我將安歸乃與一世同志諸公入
杜門洞會盟同隱 聖祖自龍潛素聞其賢欲與共
理拜政堂文學寶文提學知藝文春秋館事 召命
屢至而抗節不屈 太宗朝又以門下侍郎議政府
左贊成判戶曹修文殿大提學連徵終不起隱于長
湍十川橋以 永樂乙酉七月七日考終享年六十
八 上遣近臣祭之 贈諡文良墓于府之草芝谷
夫人安東權氏典工判書儼女一男恂麗朝少卿繼
志自靖驪興閔氏棲閒堂忤女三男恂即將輝承旨

輝同敦寧皆仕 本朝女適持平金陽南承旨金育
少尹奉安國孫曾以下聞人相繼遺澤不斬源清流
潔根大枝茂亦可驗矣公大節昭然而事行不甚繁
見蓋革命之際公私載籍最多闕文固不無憾恨而
後世秉筆之刷漏補遺責任有在當不患其無傳矣
後孫漢紹以松沙奇字萬邸輯事狀請余爲傳余廢
棄校世矢不犯手於人家文字而惟公始終乃是扶
倫立紀遠樹風聲者也且今世變乃吾邦臣子之燭
鑑故不果牢拒撮繁如右後之尚論者必不以人廢
而良史發揮百世以俟焉

外史氏曰公以喬木世族夙抱才德妙齡登仕期欲
功社澤民而世道桷鑿知不可為則早辭爵祿筮遯
山樊而厥後幾年或出或處進則能立佐理之功退
亦不忘報國之憂天人有歸圃翁見害終不可進有
所為則退扶綱常能與圃冶諸賢始終一轍共樹西
山東海之功則圃翁之詩儘出從遊講確知已相許
之斷案而亦可以一言蔽之也况我 列聖崇獎蓋
其顯晦有關世道非輕則百世秉春秋者不可以其
杞宋不足而少之也

景寒齋先生郭公傳

景寒齋先生郭公華陽宋先正高弟也諱始徵字智
叔初諱斗徵字敬叔宋夫子作字說以改命之扁亦
其所命晚寓公州遜村學者稱遜村先生其先自新
羅侍中諱祥世居清州遂為清州人逮麗著奕九代
祖諱樞以麗末名臣我 祖 宗屢徵拜贊成不起
謚曰文良曾祖諱說號西浦文科同中樞 贈禮判
遂學篤行為世所重祖諱希泰號仙舟登筭官府使
贈禮判禰諱之欽號芝浦文科知製教錄寧國原從
勲 贈吏議兩世並以文章清直聞妣昌寧成氏宣
教即俊雄女安東金氏都事蓋女先生乃金氏出以

崇禎甲申六月二十三日生于芹洞京第幼而莊重
言動不妄性又敏悟七歲嘗侍復齋徐公漢柱坐隅
徐公指屏風畫人家於岸上其形歌側者問曰此家
將頹否羣兒皆對以將頹先生獨曰乃畫其斜者之
狀若是將頹之家當添扶顛之木徐公歎曰爾見長
者所不及異日當為大儒也九歲受小學于徐公每
事期欲服行成童慨然以聖學為己任嘗入場屋出
而語人曰是士子奪志之地遂絕舉業時同春宋先
正膺 召入京先生贊謁受曾傳家禮等書從事格
致晝夜單思檢身劇苦不覺神貌疲瘁人或憂其成

疾則曰心自樂此欲罷不能由是德業大就中歲南
寓木川先塋下又師事宋夫子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質疑請益忘寢與食宋子每稱好學是以於精微蘊
奧隨處洞悟而於禮學尤精故宋子於心經釋疑家
禮輯覽校正之役特命先生與共竣役宋子嘗就其
第愛泉石之勝書與削成臺倒影巖六大字刻于石
蓋取朱夫子削成蒼石稜倒影寒潭碧之句也道臣
累薦以經明行修大臣金文公李畏齋兩公交薦之
肅廟己巳除 齊陵叅奉未幾羣凶當國師門之禍
不測先生首先倡議與同門抗章訟寃終不得救舍

寬負痛遂挈家入秦安以為浪跡計泰在海曲賀賀
素不知學遠近士人欽慕聳感就所居構講齋相聚
請業先生一依石潭遺法以教之蔚有不變之效齋
西有臺俯臨滄溟遠接燕齊即 皇明時使行發船
處也先生名以望遠徜徉嘯詠望神州懷京周慨然
有蹈海想題詩刻石曰却憶當年征北議白頭垂淚
忍餘生甲戌更化師門之寬得雪遂還木川復修景
寒亭日與學者講道其中時或興至則烏帽鶴氅道
遙水石間至或竟夕遂輯陶山石潭詩歌使冠童諷
詠又製詩歌時或自歌或使人歌之悠然有浴沂之

趣癸未除 穆陵叅奉呈病辭甲申 英祖大王在

潛邸將就傅極選師傅銓曹以先生膺之舊缺接見
儀 肅廟命撰師生教學儀以行因 命歲該曹以
為定式先生於授學句讀之外以學問為己之術孝
友恭儉之道勸勉開導 英廟時雖幼冲深加敬服
問訊餞行節餽藥物誠禮極隆先生嘗以書勸學
英廟手答曰一札勸學罔非八德瓊玉敢不服承及
夫御極政治講議超出百王雖 聖質天縱實賴先
生導迪之功也戊子遷水庫別提尋移利仁道察訪
莅任一以仁恕撫郵卒革弊政以孝悌之道譯談諭

諸驛因賞罰以勸懲之又問耆艾及惇獨捐俸以濟恤之焉遜有泉石之勝而且近孔巖朱子祠遂家焉簞瓢屢空處之晏如惟以講學為樂疾革精神愈爽見枕屏倒設命侍者正之以肅廟癸巳正月二十一日啓手足上遣禮官吊祭英廟亦別致賻皆特典殊恩也墓在木川葛田之甕釜洞西浦公墓下良原英廟朝特贈承政院左承旨兼帶如例純廟甲申因華陽院儒公議特命俎豆翌年鄉士達祠于葛田之彌堂後移桃源洞與金桃源萬重同享額曰崇明祠先生天稟純粹仁恕忠厚恬澹寡欲早

襲義方已知聖學之為貴而仁民愛物自髫髻已然六歲在芝浦公平山任所胡使過去貧直無厭大肆咆哮差員移怒官吏欲殺之人將聚觀先生止之曰殺人不仁之事何可對不仁之人差員聞而慚歎宥其人來賀於芝浦公曰此兒他日當為君子云孝親敦族蓋天性而至於持敬之謹嚴處義之截然卓乎配道無有瑕纇者乃學力之所致也自幼事親以禮雖疾不廢定省弱冠丁外艱毀幾滅性三年啜粥不食醬酪非祭奠不對家人母夫人疾革嘗糞血指居憂一如前喪忌日哀慕如袒括展墓必號泣大小享

杞一依家禮庶可謂終身慕矣友于兄弟事伯仲松
溪公諱昌徵松灘公諱大徵敬如嚴父怡怡講學不
覺老至事嫂如母居家至行多有動人常慕張公藝
故事嘗定堂室量契活作為百世同居圖事雖不就
其敦宗厚親可見其無窮矣篤於師友聞同春計時
在居憂亦持師服月朔設位哭臨事宋夫子幾十年
非疾病必侍左右服勤不懈己巳之訟寃也虐焰彌
天觸之者燬先生獨奮然顧為疏頭以當其禍諸公
議以齒序書名故黽勉從之然首倡製疏者乃先生
也與權遂菴同師結交白首不渝 萬東廟之役以

都執禮始終共之與尼尹父子從遊最久情義甚厚
及其子彰父愆背師門先生憫其昏惑屢書規責終
不見聽則乃絕之然顧念兩世交好未嘗揚宣蓋君
子絕交不出惡聲而忠厚惻怛常存乎剛決嚴厲之
中矣為學以莊敬晦養立其基本而又以謙虛敦確
為先於學可謂高邁於道可謂深造而常如不及未
嘗自足見善則遷聞義必服世道潰裂怵迫喪守者
滔滔而先生則不撓也嘗路遇急雨入避圃幕俄而
雷擊傍人人皆驚仆而獨凝然不失措夜遇劇賊於
逆旅同宿諸人皆驚跳而獨舉止安詳賊不敢犯平

居整飭容儀嚴肅齊莊雖病不少弛夜聞迅雷雖寢必起正坐達朝易簣正終又能循蹈聖賢規範蓋從事敬畏得其定力者如此嘗讀疑禮問辭先以問目思量所答然後見答說於禮家門庭自少最明故其說禮無常無變皆如破竹所行節文皆為士類取則焉有遺稿若干卷配 贈淑夫人延安李氏縣監悒女青松沈氏通德即益亨女墓並附男載績成績夏績女申協妻李氏出生員金鐵根縣監朴弼彥士人李顯裕妻沈氏出男治績女李命相妻側出孫曾繁不錄傍八代孫漢紹早年立志嚮背甚正思所以繼

述志事嘗謁余為傳顧此主辱未滅之喘漆憂殞神不敢當此任而宿諾難負感意難孤謹就南塘屏溪諸賢叙述節略如右以備史家採摭焉

外史氏曰蓋自書契以降聖聖賢賢承統相傳而集聖在孔集賢在朱箕封為魯儒者輩出則集成又在於宋子先生以近道之姿得師親炙於其體用皆能見知觀海充量升堂為徒則其所造詣深且遠矣及其時事寢乖滔天之禍濫觴禮訟而倒戈之攻作於四十年函席之間則世道之變極矣先生能斥絕於常情所難而尊師信道炯然確然出處始終與之無

間而之才之學未得大展者此是尚論所惜然爲聖人之師以其蘊抱啓迪潛龍成就允德竟致出治循道泰安垂休則道不可謂不行而澤不可謂不遠也

烈婦巴山李氏傳

孺人李氏籍巴山父鎮濟母清州鄭氏遠祖梅軒仁亨列戊午黨籍孺人自幼孝謹及笄爲士人曹汝鉉繼室曹昌山法家孝友爲政鄉里矜式孺人一踐其庭執婦道不忒六親咸宜之既夫病卒孺人忍哀茹痛自歛至窆應用凡具皆躬自措備及塋從容以殉

卽 當寧乙巳九月十六日丙戌也時年二十餘有女子子生才四朔噫人倫大綱夫婦爲重死生所關好惡異焉夫在丈夫之列而善文詞談義理自謂不迷於輕重大小之別者當急遽蒼黃之日類首鼠兩端倒東來西者踵相望也况婦人乎孺人以林下之秀爲寒士之妻採擷井臼日不暇給未必講熊魚取捨之別而乃安閑整暇輕一身於鴻毛樹民彝於無窮者豈夫人所能哉曹君在學卽其從舅也犯瘴霧涉重溟從余萬里之外話次道其事甚詳余悲孺人年少無子又悲其志行之泯而無述也柰是乎爲之

傳如右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